

AVATAR MEHER BABA



*Gulu and Jalu floating  
in the night sky over  
the Samadhi...*

# JALU AND GULU

MY EXPERIENCE

*Janaki*

*as told to Eric Solibakke*

# 佳露和谷露

作者：嘉娜克

翻译：美赫锋 美赫燕

## 目录

佳露和谷露（1）	1
*****	4
*****	6
*****	7
*****	7
*****	10
佳露和谷露（2）	14
*****	15
*****	16
*****	17
*****	17
*****	19
*****	20
*****	23
*****	24
*****	25
*****	27
*****	28
佳露和谷露（3）	28
*****	29
佳露和谷露（4）	40

## 佳露和谷露（1）

佳露和谷露之父凯克巴德·达斯托，为美赫巴巴的内圈成员。他于1927年5月14日，通过友人索拉伯吉·德赛，首次见巴巴。凯克巴德时年38岁，为纳乌萨利执业帕西牧师，与巴巴第一次见面时，还带来了索拉伯吉18岁的侄女、巴巴后昵称为曼萨丽的玛妮·德赛。凯克巴德频繁拜访巴巴，直到1944年7月，巴巴指示他打点在孟买的财物，迁到美拉巴德（《美赫主》电子版第二版，第809-810页）。他和家人于7月31日夜间抵达，从此在巴巴埃舍度过余生。

我初来美拉巴德时，听埃瑞奇·杰萨瓦拉讲，凯克巴德年轻时主要在孟买做出纳员，追随巴巴多年后，想跟巴巴在一起，巴巴对他说：“你数钱数了这么多年，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数我的名？”凯克巴德回答：“愿意！”

凯克巴德之妻捷拜当时46岁，他们育有三个女儿，美露23岁，谷露18岁，佳露大约比谷露小两岁，与女子们住美拉巴德山上；凯克巴德最初与男满德里住下美拉巴德。巴巴安排其子拉坦居住阿美纳伽，在萨若希影院工作，学习操作放映机。后来他回到孟买，在一个帕西火庙服务，直到2005年11月去世（《美赫主》在线第二版，第2419页）。

1949年，新生活前夕，巴巴安排曼萨丽和捷拜及其三女留在山上。帕椎负责管理整个美拉巴德，巴巴令住在阿冉岗附近美拉巴德家属院的建谷·马斯特，照顾四女子，为她们采购（《美赫主》在线第二版，第2754页）。

流传着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：巴巴说他会经历三次髌骨创伤，如今两次两侧髌骨已断，还得经历一次，问凯克巴德愿不愿承担这一次，他欣然同意。一段时间后凯克巴德遭遇车祸，致髌骨断裂，在轮椅上度过余生。

从1944年到1968年，巴巴频繁与凯克巴德做闭关工作，经常连续数日进行一段时间。巴巴还令凯克巴德每天念他的名十万遍，以手指计数。1959年，巴巴说：“只有凯克巴德能帮我做那样的工作”（《美赫主》在线第二版，第4583页）。凯克巴德髌部受伤后，只能坐轮椅到美拉扎德满德里大厅，在那里巴巴同他做工作（《美赫主》在线第二版，第5295页）。据我所知，除了玛司特们，只有凯克巴德和古斯塔吉与巴巴做过闭关工作。

1977年，我在曼萨丽厨房第一次见谷露，一两天后又遇到佳露，她俩一起到巴巴三摩地达善。佳露是三姐妹中最小的。每当提到姐姐美露，或者我要求：“跟我讲讲美露。”佳露常说：“美露真的喜欢我，她真的特别好。”极尽表述，向你表明是怎样一个文雅可亲又有爱的人。她常对我说美露十分安静，像“爹地”。我知道美露多年来（1944-1965年）承担了大部分清洁、做饭和缝纫等家务。佳露似乎很感激年少时期在孟买时，美露常带谷露到三姐妹出生成长的公寓楼上，跟她的老师学习缝纫。

（下面几段摘自《美赫主》美国第一版，第19卷，第6317-6318页）

1965年1月27日星期日，凯克巴德的长女美露因一次做饭中意外失火，致严重烧伤，在美拉巴德山去世，时年44岁。离世时，口不离巴巴的名。巴巴评论说：“美露已来我这里，已永离生死轮回。”

凯克巴德在美拉扎德，没去美拉巴德。巴巴派埃瑞奇安抚其家人。凯克巴德没来，妻子捷拜反而高兴，她说：“我就怕他丢开巴巴的工作前来。他没来，我很欣慰。美露已经去巴巴那里，我们有啥可担心的？”这是巴巴的爱与真理在亲近爱者身上活出的表率。父母亲都未因女儿过世而痛心难过。

美露在美拉巴德山埋葬，之后3月3日，巴巴召捷拜及两女谷露和佳露去美拉扎德。很少离山的曼萨丽陪同她们。巴巴安抚捷拜：“你的信心与勇气让我非常高兴。”满德里也被捷拜对巴巴意愿的服从深深感动。

一家人对巴巴说：“美露去世前实际上看见您在她床边，您召我们来，告诉我们您曾与她在一起，她必已来您这里！她一直持您的名到最后。”

巴巴评论说：“她已得福，现已安住我内里的永恒极乐。她不会再出生。”（见《美赫主》美国版第一版，第19卷，第6317-6318页）

巴巴离开肉身后不久，凯克巴德回美拉巴德山上与家人共同生活。凯克巴德于1976年1月17日去世，时年87岁。谷露和佳露之母捷拜，也紧随丈夫之后离世。

巴巴许可凯克巴德晚年可在笼屋内念他的名，用印度人常用的手指计数方式计数，笼屋位于他与家人住处的另一端。谷露经常提起，凯克巴德很准时，每天早上8点进笼屋，三个小时后，大约11点出来。谷露反复对我讲，凯克巴德特别注意这个时间段不受干扰，多次说：“他早上8点进入笼屋，11点出来。我们不准打扰他。”

谷露有健谈的倾向，说：“凯克巴德在家时，我们不能跟他说话太多。”佳露也常对我说：“父亲跟我们在家里时，我们不可打扰他。他很安静，吩咐我们要安静少言，与他保持距离。”

佳露和谷露每天去巴巴三摩地达善，离她们的房间只有40英尺之遥。早年佳露从不同人交谈，即便有人试图与她攀谈，她也只是说一句“捷巴巴！”有时她从我手里接帕萨德，也会说“捷巴巴”回应一下。谷露则就近跟谁都说得话，无话不谈。她肚子里全是故事，从不乏谈资。我相信这对于完全静默的佳露是一种娱乐。经过好长一段时间，佳露才能够自然地跟我说话，而不是只说“捷巴巴！你好吗？”

在三摩地见过我几次之后，谷露开始邀我同她们一起散步。如果纳纳·科尔也在三摩地值班，我通常可以过去加入她们。开始时很少，一个月有一两次，逐渐地，散步越来越频繁，大多在三到六月的夏季。三摩地地区人很多时，她们从不出来散步。90年代初开始，三摩地渐渐热闹起来，除了夏季，她们不再出来散步了。

早年间，我从佳露那里听到的唯一话语就是“捷巴巴”。我问她问题时，她的回答也非常简洁。我们经常一起散步的年间，三人同行之时，总是谷露和我聊天。碰到有疑问时，我就问佳露：“你记得这件事吗？你怎么认为呢？”她的回应简单之极。比如佳露很少说“是”或“不是”。她只是点头或摇头，不过她若愿意，完全能自如交谈。后来我给她读《美赫主》等书籍时，发现她英语词汇量很丰富。

从三摩地回住房时，谷露经常停下来跟附近的人说话，佳露则通常默默等候。谷露若持续时间过长，佳露便开始慢慢往住处走。她几乎时刻保持对巴巴的专注。她第一次与我真正的互动，是问：“你知道《伊诗提亚卡》吗？”一首巴巴创作并演唱过的歌曲，满德里尤其是蔻诗德，早年间经常唱。幸运的是，我知道这首歌，因为曼萨丽时常唱，有时她唱给泰德、让他学唱时，我也在场。跟谷露和佳露相处久了，我话就多了起来，话题无所不包。我记得有几次进她们的房间，说起寒冷的天气。即使美拉巴德难得寒冷，我也不喜欢冬天的气候。我身上裹着夹克、背心和围巾，口里说着这样的话：“佳露，瞧这天气。怎么这么冷？”

我用抱怨的口气说：“天气为啥这样？非要这样吗？”记得有一次我说：“你就不能做些什么吗？”那时我开始相信她拥有能力或者其他什么。我认出她不同寻常，所以只是脱口而出道：“你就不能做点什么吗？”

佳露抬眼凝视我的眼，平静说道：“我不是神。”我喜欢这个！那些年她总是恰到好处、不失时机地把我的注意力拉回巴巴。每当佳露想特别强调，或有什么当引起重视的重要事情要说时，就径直看着我的眼，目不转睛，说出她想说的。

谷露因佳露对巴巴的持续专注而有福。从始至终，每时每刻，无论何种情形，她用那样那样的方式把姐姐的注意力重新引回巴巴，同时保持令人惊异的内在平静与沉着，不管发生什么，这总是很明显。

令我惊讶的是，她们很少给我讲跟巴巴直接有关的故事。不过有一件事她们从不忘提起。谷露重复过很多次，说巴巴走进她们的房间，告诉她们：“我要开始新生活了。”指示他们全家留在山上，除非因为就医，莫要离开。还让她们9点上床睡觉，但没规定必须在那个钟点入睡。

他还嘱咐她们：“遵守我的各项命令。别担心，在我的爱里要开心！”这些话，她们永志难忘。谷露一定跟我讲过上百遍，总是以特定的方式。她说：“巴巴说要遵守他的命令。”实际上谷露从不说“各项命令”，而只说“命令”，也许是因为她的英语有点欠缺。“遵守我的命令。别担心（停顿一下），在我的爱里要开心。”他没说“别担心，要开心。”他说的是：“别担心，在我的爱里要开心。”

佳露差不多每隔数月半载就会提父母一次，有时时间更短些。她只是自然而然谈起他们，说：“我父亲爱我，父亲理解我。父亲那么慈爱，总是照顾我。但母亲不喜欢我。母亲不和我说话，母亲不理解我。”有时甚至措辞较为激烈，说她母亲对她不好。不过她从不对我讲细节。早年间我有几次问过她，她没有回应，默默低下头，我能感觉到她对于母亲接受另两个女孩而不接受她内心的痛苦。

时不时当我问起她的父亲，她说：“他总是非常安静。他是个好人，他真正理解我。他很慈爱，总是照顾我。”

\*\*\*\*\*

2000年3月中旬，谷露摔倒，摔伤臀部，做了外科大手术。长期住院回来后，她需要特别护理，每天早上我去帮她锻炼，以恢复行走能力。每天早上8点，我们一起在她们的房间来回走动，她拄着拐杖。然后我会多待一会儿，只为陪伴和娱乐她们。从某天起我

们开始一起吃早餐，这样我的时间表不断更改。每天我都来看望她们，至少待一个小时，慢慢地，时间更长了。

谷露天生务实，脚踏实地。她承担起家务和照顾佳露的责任。性情踏实的谷露，适合履行这个职分。她总是忙着做事，总见她在为她俩做新衣。她一年做四件，两件在迪瓦里（排灯节）之前，两件在巴巴生日前。这对谷露来说很费力，因为她没耐心，对缝纫所知甚少，做一件衣服会花几个月时间。

当她弄不清哪一片对哪一片，或者该怎么把它们缝在一起；或者当她意识到做错了，需要返工重做时，通常会对自己生气，说些自责的话。每当谷露懊恼沮丧之际，就会上演戏剧，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每天发生，但在她们生平的某个阶段确实经常出现。

准备做饭时，谷露一般在放床的主屋的一个小桌子上切菜，而不是在院里的小厨房，她在小厨房烧柴火煮饭。她的刀特别钝，却不想送去打磨。经常在切土豆或胡萝卜时，会有一两块从桌子上飞起来，掉落地上。她便不快地说：“别乱动！”对胡萝卜不听话乱跑很生气。有时她会对着地上的胡萝卜块晃着手说：“我告诉你别乱动！”当然之后她会捡起它，要么我捡起来，她继续切。后来的年间，谷露出现痴呆症状，无法做饭时，她们的食物就从美拉巴德厨房送来。

虽然她们互相用古吉拉特语和马拉地语交谈，但我在场时她们通常说英语。谷露对自己生气时，佳露的反应是尽量安抚她：要记得念记巴巴，保持专注。佳露会这样说：“没关系！别担心！会好的！”语气平静温存：“这都是巴巴。只要念巴巴的名。”佳露开头几句话一般很简短，然而谷露更火了。

她叫道：“我在切胡萝卜。我得做午饭。烦死了！你看不到我出问题了吗？”

佳露极为敏感，不习惯被人叫嚷。她用小女孩的尖细嗓音叫道：“可我只是想帮忙，对不起。”她们来美拉巴德时很年轻，即便那时也带着在她们的年纪不常见的天真性情，两人说话有时就像小女孩。

谷露这下更懊恼了，因为她让妹妹不高兴了。她又会嚷道：“别说了。我要干活，我在忙，别打扰我了。”

从外面我在三摩地值班的地方，就能听到这些对话。有时听不太清，但能听见又上演戏码了。佳露会进入她最孩子性情的自我状态，实际上哭诉着说：“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想打扰你。但要持巴巴的名。”她明白自己的角色是提醒谷露不要忘记巴巴，不要担心。她越这样说，谷露就越生气。

有时谷露和佳露喊叫和哭诉时，村民们刚好在这片区域，喝水、达善，要么只是从山上路过。他们当然不清楚实际情况。对于不认识她们或没有细听的旁观者，听起来就像两个人在打架，一个哭诉，另一个发火。听上去闹得很凶，有时停不下来，尤其是在她们相对年轻时。当然我知道怎么回事，不大理会，除非拖得太久。有时我会跑到窗前向她们喊：“佳露！谷露！出什么事了？谷露！谷露！发生啥事了？”

谷露是闹得厉害的那个。她会给我讲事情经过，我会说：“没关系，会好的，别着急。要我进来帮忙吗？”我想帮她们断开一时陷入的情绪纠缠，尤其是她们同时也打扰了三摩地的朝圣者时。

\*\*\*\*\*

甚至在早年间，佳露就在读巴巴的英文书，管理山上巴巴图书馆的纳纳·科尔会借阅给她。我常见她坐在房间角落床头边读巴巴的书。每次谷露和我一起研究衣服样式时，她就坐在那里看书。偶尔也会加入我们，坐在地板上喝茶或吃拉瓦（rava），特别是在我生日时。有几次我过生日，她们还款待我吃拉瓦。

谷露和曼萨丽之间时而会因分歧，导致一段时间无来往；但每当曼萨丽生病，谷露从不忘做好营养汤，关爱地给她送去。

有很多年，顺势疗法师帕椎是美拉巴德唯一的医生。他为前来的村民治病，自然也为山上的女子们医治。那时她们把他提供的药通称为“帕椎的药”。1970年代，鲍勃·斯特里特来后，跟埃瑞奇的叔父纳舍文·玛玛、阿迪·K伊朗尼还有帕椎学习顺势疗法。帕椎去世后，鲍勃开始为她们诊疗，她们又把这称为“鲍勃的药。”

谷露特别推崇，假如我患了感冒，要么划伤手指，她会马上说：“吃鲍勃的药，你不出一天就会好！”她对顺势疗法信心十足，哪怕身体上的小问题，也提醒我要多注意。

每隔几年这里就会有一次强降雨季，佳露、谷露和我从三摩地往西走，就会看到一个大水塘，毋宁说更像一面小湖，曼萨丽曾称之为“美赫湖”。我们经常一起走到那里观赏，有时谷露直接走进水里。有一次，雨季降雨格外强，湖涨得很大。雨季结束时，它开始干涸，岸边有一足多深的淤泥。一个人得穿过十多英尺的软泥，才能进水。

一天，一头大水牛静静地站在湖里浴水，身体四分之三浸于湖心。谷露突发奇想，湖水已成圣水，我们应该进去畅饮一番！她快速淌过泥浆走入水中，大声吸水喝，啜饮着喝，还把水拍在脸上，一边呼唤着我们：“快来，快来！来啊，嘉娜克、佳露！这是圣水啊，你们也过来喝。”

我们站在那里瞪着泥浆。我不知佳露心里怎么想，不过我踌躇不前。我想水牛肯定会在在水里撒尿。我的头脑开始运作，想到了细菌和水里可能有的所有不洁物，我站在那里没动。站立水中的谷露一边喝，一边仍在喊：“快过来！过来呀！别担心泥巴。我都过来了，没陷进去。来啊，快来！来喝些圣水。”

最后我看看佳露，佳露看看我，我们又都看谷露，站在原地没动。最后我向谷露喊道——我必须得喊，因为她还远一截——“你知道，谷露，我相信它是圣水！下次吧，我们下次再来。今天我觉得我走不过去。”

她喊道：“真的吗？我过来了呀！”我们就这样来回喊，我坚持没动。我肯定是怀疑的，我会生病的念头不断掠过脑子。

同时佳露也没有动。她没与谷露一起喝水，给了我一个强信号，那样做不对。那时通过与这两位女子的交往，我知道佳露镇静而智慧，她站在泥塘边一动不动的镇定，令我敬佩。附近有一个小水塘，我记得我们把手伸进去撩水。最后谷露喝够了，从湖里出来，我们一起走回她们的住处。

这件事过去大约一周后，我去阿美纳伽信托办公室，顺便进去看望宝吉。问安后想起了这件事，对宝吉说我不知道是什么让谷露确信那是圣水，而我觉得水不净，一头水牛站

在里面，水看着又昏黄又浑浊。“我做错了吗，宝吉？我是不是应该喝水。或者我做对了？我应该怎么做？跟我说实话。”

宝吉说：“在那种情况下，若是你的头脑运作，说：‘噢，水可能不净。’那你就应该听从头脑的，因为你若喝了，有可能会生病。倘若你的头脑没往这个方向想，只是跟着谷露想：‘噢是的，这是圣水！’那么巴巴会保护你，你就不会生病。因此只是听从你内里的反应。你的头脑不在这一面，就在另一面。”我喜欢宝吉的解释。

\*\*\*\*\*

从1969年以后，巴巴的女满德里每月两次来三摩地，为三摩地、锡皮小屋和锡棚下的躺椅奉上鲜花，后来也为美妮的陵墓。早期她们达善后一起坐在三摩地里面，后来坐在外面的长椅上。我们居民和朝圣者们会跟她们一起行阿提，之后自发地唱奉爱歌曲。

女子们到锡棚时，谷露必出来问候，并与玛妮简短聊天；然后回房间，与佳露分享玛妮都说了什么。亲爱的海瑟跟我说，女满德里来巴巴三摩地时，通常会去佳露和谷露的房间看望她们，我却很少见，因为那时我在三摩地发帕萨德。与女满德里的这些相聚时刻，必然是她们的生活中明亮而光彩的段落。

下面这个故事是托尼·格里斯讲述的，他把故事给讲活了。早年间有一次，他在三摩地附近，碰到佳露和谷露出来往西沿小路散步。托尼时不时拜访过她们，她们便邀请他一块走走。他们一起走到路边的水井旁。那时水井周围还没有护栏或护墙，井口与地面相平。正值雨季，十分泥泞。谷露走到井边，探身向井里张望，看积了多少水；不料脚底一滑，踉跄不稳，眼看落井！

托尼清楚有多危险，但他跟谷露有过一次经历，那是他在曼萨丽的厨房第一次见谷露的时候。他用典型的巴巴方式过去拥抱谷露，谷露大叫：“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巴巴的命令。”在场的曼萨丽也确认了此事。之后他在谷露身边就非常警觉，总是特别留意，避免不小心碰到她。

此刻她眼看要掉井里了，要多危急有多危急，他却决定不了怎么办！他不想打破巴巴的命令，不能去碰她。但不拉她一把，她就会掉下去淹死。他不知如何是好！完全僵在那里，脑子里来回想：我该违背巴巴的命令救她，还是让她纯洁地去见神！我该咋办啊？

佳露一把拽住谷露，将她拖回安全地带，托尼万分感激巴巴，他可以不必做那个艰难的决定。而谷露得救了，同时保持了她的纯洁！多年后托尼以极大的幽默讲起这个故事，讲到滑稽部分，他快步走来走去，描述他的思想感情是怎么来回扯锯一般的——我这样做会如何，那样又会如何？

其他人也讲过与谷露一起的类似经历。艾瑞克·索利巴克讲，他以前下午经常坐在三摩地西边的一块未凿墓碑上。谷露和佳露每日散步时常路过，谷露会径直上前与他攀谈，不费力就能找到话题；此时佳露总是在一段距离外默候。艾瑞克出于热情冲动，一时想要拥抱谷露，她马上挥胳膊叫道：“别碰我！巴巴的命令。”他立刻住手忏悔。

\*\*\*\*\*



从遇到佳露的第一天，我就注意到她安静得令人惊讶。当有人进她的房间，或在外碰到她，要么问她某个问题时，她除了说“捷巴巴”，不说别的。不管发生什么，对她来说都好，或者没发生什么也一样好！常年坐于一室而一无所求，多么不可思议！在这方面她超凡脱俗。她不是那种几个小时盯着天花板或墙壁，仿佛在另一个世界的人。她显得正常、安处，接受发生的一切，注意力和我们其他人一样，也在这个世界、在她的房间。

每一天，佳露从早到晚都安静如常。有多少人能做到？我为此深感惊奇。当她参与外务时，总是在巴巴的水平上。若是有问题，不管是对拜（女佣），还是日常对姐姐所说，都是关于巴巴：“持巴巴的名，巴巴会帮助你。别担心，巴巴会帮助你。”

佳露没有正常对冷热的感觉。夏天，她的房间里非常热，她被小溪般不断淌下的汗水浸湿，会用一块毛巾大小的布围在额头上，以防汗水滴入眼睛。每当我问：“佳露，你难道不热吗？”她回答：“不热，我很好！”这总是令我惊奇。房间里就像火炉。

她们所有的衣服都由谷露缝制。她一年做四件衣裙（或衣服），完成它们几乎花掉她一年的大半时间。谷露经常站在窗边叫我，冲着三摩地喊道：“嘉娜克，过来一下！”如果纳纳·科尔在，我就能过去。

我进屋后，她问：“我不知道这一片是干啥的？那一片又是干啥的？”她把布片铺在床上，我挨个拾起来分辨。“这片肯定是主身部分，这是头部，那是裙身，这是皱边。这一小块是啥？”我们一致认为很可能是衣领或袖子。我们设法慢慢分出来。有很多年我们经常做这个。

她试着用报纸剪出纸样，但实际裁剪时就弄明白了。她裁出的衣片形状不明，本打算做袖子或衣领之类，结果就记不清它们是做啥用的了。当她开始脚踏缝纫机缝纫时，就弄混了，认不出归哪部分，所以缝一件衣服要花很长时间。我也不是很懂缝纫，因此帮她不容易，但逐渐的，我学会了辨认她裁的衣领、袖子和褶边。

有时她想创新，换换衣服样式。她裁出一串褶边，却记不得打算把它们放在哪里了。是绕脖子一周，还是放在整个胸前，还是镶在整个底边或袖口？她费力分辨着。如果有两条褶边，那可能就是用做镶袖口的等等。多年来我们时常对付这种事。后来，佳露有时也帮谷露手缝衣服的包边。

来自富裕家庭的谷露和佳露，有几件昂贵的做工精细的刺绣纱丽，搁在隔壁房间的家庭储物箱内。我相信这属于她们的母亲。我特别记得有一件纯米色高档丝绸的，有着手工刺绣的镶边。谷露把它裁成块，做了一两件连衣裙。当时我没有多想——不过是手边现成的布料，她想拿来使用而已。她根本没考虑值不值钱，她又何须考虑？也许她喜欢这种颜色。她俩离世后，登记她们箱子里的物品时，登记者惊讶地发现了如此昂贵纱丽上剪剩的布料。

从某时开始，佳露想让我读书，我回答：“能为你俩读书，我很乐意，但我相信你能阅读，这些年我见你读过。”

她说：“我把眼镜弄丢了。”

我建议：“噢，让建谷·马斯特再给你配一副就是了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，我不想再配了。”

我说：“可是佳露，你不用眼镜怎么读？”

我们反复讨论了很多次，佳露执意不配新眼镜。最后弄明原来她不想让我对建谷·马斯特说这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对建谷说起，他说：“你知道，一段时间之前，时间不长，我问她眼镜哪去了，她说丢了，我想给她买一副新的，但她不让买。”巴巴令建谷负责为她们采购一切所需。房里所有的物品都是建谷·马斯特从市场买来的——食物、纽扣、鞋子。他每年两次为她们采购做衣裙的布料。

佳露对我讲她在瓦伊上过的学校，在靠近马哈巴里什沃的一个坐落于山脚的小镇。她和姐姐曾去那里短期上学。据我所知，这是佳露唯一上过的学校。她说她在那里学了一点英语。佳露感激玛格丽特·克拉斯科和吉蒂·戴维，因为她们教她英语。佳露对吉蒂和玛格丽特也有着同样的感怀，但她的英语总是中等，词汇量一直不大，而佳露的词汇量惊人。后来，我给她读整部二十卷《美赫主》那几年，有时碰到我都觉得很难的词，就问她：“你知道这个词吗？”

她总是回答：“知道。”

我又问：“你知道它的意思吗？”她总是正确地回答它的意思是啥。

佳露不知怎么听说，或就是知道戴维·芬斯特写了三卷关于巴巴的美嬉的书，正在出版过程中。她经常知晓周围世界发生的事，而非通过正常的途径。她总提美嬉的书，那时绿封皮的美嬉的书几年前就已出版，她说：“这是新出的美嬉的书，我想看新书。”

我说：“好的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
半年后书出来了。那时托伊斯·马尔伯格在美拉巴德，他和我共同买了这套三卷本的《美嬉-美赫》，送给佳露，里面写着“给佳露和佳露”。我们带过来给她看。由于某些原因，那天我们待的时间不长。我们准备离开时，我把书放在床上她的手边。我们正要出门，佳露说：“你们的书！拿上你们的书。”

我说：“不是，不是我的书，也不是托伊斯的。这是你的书，我们带给你，送你做礼物的。”

她反复说：“你们不能把它留在这里。”

她变得有点激动，我说：“为啥？为什么不能？这是你的，你可以阅读。我知道你会读英语。”

她停顿片刻，说道：“老鼠会吃了它！”

我说：“那只老鼠啊！它太小，这么大的书，它吃不掉。”但佳露执意不肯让我把书留在那里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只好把它装在塑料袋里，藏在山上另外的一个房间。一段时间后，她说可以读了，我便开始为她读。

读完《美嬉-美赫》第一卷，一天我对她说：“你知道，今天我没时间藏书，或把它带到别的地方。就让我把它放在房间里非常安全的地方吧。”

她说：“不要让任何人看见。”我同意，把书藏在了缝纫机后。

我指给她看藏书的地方，向她保证：“没人会看到的。它还包着塑料袋。”

佳露所说的那只老鼠，不是幼崽就是非常小的品种，住在外面院子里。白天门常开着，它经常跑进来，在房间里窜来窜去，特别是在床底下。有很长时间我试着抓住它，投食为饵，又时常钻入床下，试图诱它上当。当然我从未成功，谷露笑坏了，佳露说：“它又没祸害什么。”意思是，让它去吧！最后我放弃了，因为我抓不住它，它似乎也无妨害，虽然谷露不喜欢它在那里。最后一只非常漂亮的灰棕色小猫来住在院子里，老鼠再没出现在房间里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每天为佳露读书。我们读完了《美媪-美赫》，又读了很多其他的巴巴书籍，接着开始读《美赫主》。一天我坐在她的床上——有时我俩紧挨着坐床上——突然她从我手中拿过那本《美赫主》，放在腿上，高声朗读起来，又快又流畅，没有迟疑停顿、没戴眼镜读了十五分钟，包括每个大小写词汇。绝对完美！这真是值得观看的一幕。然后她把书放回我的腿上，满面含笑，似乎在说：“瞧！没眼镜我也能读。”太有趣了，我十分惊喜。她有时就这样和我玩，用微妙的方式表达观点。这只是我每分钟都喜欢与佳露在一起的上百种原因之一。她镇静而沉默，平和而满足，还能给我惊喜或陪我“玩”。

\*\*\*\*\*

托伊斯教我们如何玩耍。他坐佳露坐的床上，或坐对面谷露的床上，用手边的东西，比如他的帽子或围巾，我的手套或头巾来做。他会摘下帽子放在床上，趁我不留神，把帽子放自己身后，或藏佳露身后，要我找它。有时他把衣物在空中挥一下，表明选了这件，然后藏起来。佳露清楚他在藏猫猫，我当然会参加游戏，说：“我的手套在哪里？我要我的手套！”然后东找西找，佳露逗得大乐。如果是在冬季，他会把东西放进佳露的外套口袋，或者藏在她背后，我会找出来。过一会儿我会偷他的帽子，藏在佳露身后或把它给谷露。

谷露不太欣赏游戏或幽默。她坐在另一张床上，我们三个坐佳露的床上，或是我经常挨着谷露坐。佳露和托伊斯藏着手套、帽子和围巾，戏耍大笑。谷露会说：“他们在笑啥？”我试着向她解释，她不理解。她后来变得痴呆，难以融入幽默和玩笑也许是一个因素。

而佳露却十分有幽默感，她喜欢与我们一起玩耍。我们刚开始玩时，她只是微笑或大笑看着。后来她开始加入，但不玩属于托伊斯的东西；不过如果是属于我的物件，她会伸手到托伊斯身后去拿。有时托伊斯会抓着来回“躲”，有时会让她抓到，她会递给我或扔给我。我们三人会一直玩到有人进房间打断我们，或者直到玩得没东西可玩。佳露喜欢这个！她玩耍时总是喜笑颜开，观察着动静，享受整个过程。

渐渐地，游戏进化到另一个水平，我开始这样说：“昨天你给了我手套，但今天没给。帮帮忙，佳露！快点，帮帮我！”有时她笑而不理，有时帮我取回手套。有时托伊斯会抱怨：“你帮她却不帮我。我的帽子在哪儿，佳露？帮我找找帽子。”这时她会扭到一边。她十分开心，即便只是坐着微笑要么大笑，看我们戏耍。

冬天时她穿着外套，我们总把东西藏她口袋里。若是没有这些常用的物件，我们就找其他的东西藏或玩。她那么有趣！对于我们三人来说，喜剧材料从不缺乏。托伊斯还会出

别的点子玩，但藏猫猫游戏最成功。佳露喜欢托伊斯的质朴单纯，深知他对巴巴孩子般的专注，非常爱他。

有时佳露和我互相搔痒，玩得很疯。我搔她的肋部，不太痒的地方。她也会还我以颜色。她还会说些话，尤其托伊斯在旁边的时候，他带出了她内心的幽默。佳露发现幽默令人愉快，她经常讲些冷笑话，然后问我喜不喜欢。“当然喜欢，”我回答，“这个笑话极好！”

后来当托伊斯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来印度时，他偶尔寄来贺卡，尤其在佳露生日或圣诞节时，或者碰巧在商店里发现一张有趣的贺卡就寄过来。他通常会写几个字，自然我会给她读很多遍。我们把卡片放在佳露的小桌子上，这样她随时可以看到。到后来她积攒了很多卡片。佳露爱托伊斯，从看不到他身上的任何弱点，这很美妙。我知道她也爱我，尽管我有缺点。

泰德·贾德森也与谷露和佳露玩好玩的游戏。每当她们的院子有什么需要修理之处，他通常会过来照管。她们一旁观看时，他会随手拿起个小物件，比如一把勺子，用夸张的动作塞进他的口袋里，之后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她们会叫到：“不行！不行！回来。你偷窃，你偷窃。回来！”他怯生生地、表演一般极不情愿地把东西还回来，然后才可脱身。她们给他起绰号叫小偷。泰德说：“我和她们一起做这样的事很开心。”

然而泰德的游戏效果并不总会如愿以偿。有一次他有一张 100 卢比的钞票，他假装在她们的家里找到，夸张地揣进他的口袋里。临走时，谷露大声地叫他回来：“偷窃！偷窃！回来。有小偷，站住！站住，小偷！”

泰德对她说：“这是个玩笑。这真是我的钱。”但谷露坚持说：“不是！不是你的！把它还给我！”最后他只好把卢比给了她。

还有一次，泰德花 4000 卢比买了一辆摩托车，把它停在三摩地附近篷下阴凉地的一个角落里。崭新的摩托车闪闪发亮，泰德给它围上花环，打扮得漂漂亮亮。佳露和谷露出来观看。她们天真地推测，摩托车值不值 100 卢比！她们是如此脱离这个世界。

泰德知道她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集市上的甜食或特别的菜肴，于是在永恒日的最后一天付诸行动，午餐时给她们带来南印度的各式菜品，还有山上临时小卖部的苏打水和冰激凌。她们把它们摆在房间地板上，就像在室内野餐一样。俩人很开心，泰德被她们的重视程度所打动，她们把饭都吃得精光，一粒米都不浪费，甚至那些不小心洒到地板上的饭粒；显然巴巴给过她们不要浪费食物的命令。佳露和谷露期待着泰德一年一度的“野餐”，吃着喝着他带来的各样食物，享受着每一分钟。



1947年12月巴巴与女子们在美拉巴德山，打框者左为佳露，右为谷露。



上图为美茹、美媯和谷露，下图为佳露

## 佳露和谷露（2）

2006年7月的一个晚上，她们房间里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。在美拉扎德，满德里美茹决定，以后必须有一名女子陪佳露和谷露过夜。她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我，说：“你需要开始在那里过夜。完全有必要！你夜里若不能住那里，就必须雇人或安排其他人帮助。晚上需要一名女子与她们在一起。”我对安医生讲了有关美茹的命令，开始每晚都在那里过夜。躺在床上，我既欢喜又兴奋，反复念着：“巴巴！巴巴！”对他说话。我在床边的窗台上，放了一张巴巴的小照片，我望着他说：“瞧我！我在山上宿夜了。这不是很棒吗！我在山上过夜了！”我激动不已。那么多年我一直羡慕艾瑞克·纳德尔，他是守夜人，多年来每晚都在山上宿夜。

能在山上宿夜，我无法表达对我意味着什么，我有多激动。我觉得离巴巴很近，充满感激。起初我几乎睡不着，躺三四个小时才睡着，没几个小时大家都醒了，可能是凌晨4点。佳露通常在凌晨5点起床。开始时我把闹钟定在凌晨5点，几年后我把时间调到5点30分，因为她似乎想多睡一会儿。

很多年的永恒日期间，我总是在山上的三摩地，与纳纳·科尔和托伊斯工作通宵，偶尔一个从德里来的叫克里希纳的年轻人协助我们。这与在山上过夜几乎一样，因为我整晚都待在三摩地。但不知为何，与佳露和谷露实际同宿似乎更有魔力、更亲密，离巴巴如此近。

通常我在下午5点到5点15分左右去谷露和佳露那里，从傍晚一直待到早上。当然我们起得很早，我为她们做茶，帮每个人准备好迎接一天。我帮她们梳理头发，帮她们准备好刷牙洗脸，以及如厕。这需要两三个小时。然后在8点到8点30之间，白班的拜（仆人）会来。这时我就可以走了。头三个月在那里睡觉时，我一般在这个时间离开，走到三摩地达善，接着回自己的住处。

一天早上，我走出院子——这是我有生最鲜活的体验之一——感觉一切都不一样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在我走出房子几步路之后，感觉自己仿佛走过一片开阔的田野，通过一道门，进入了一个繁忙的公共空间，就像机场的高峰时刻，人们熙攘奔忙，来往穿梭，那种喧闹、烟雾，那种活动的振动层面。与她们的房间相比，外面的世界对我就像这样。巴巴小屋附近也许只有三四个人，或许还有六七个人在三摩地排队达善，领帕萨德或坐在周围。然而每一人、每一物似乎都在混乱地移动。

虽然实际上人很少，几乎没有噪音，我却体验到喧嚣嘈杂。这让我震惊！就仿佛在大热天洗了一个凉水澡，感觉既干净又神清气爽，却突然间陷入既闷热又尘土飞扬的环境中。我只是顺着脚步，慢慢走过去达善。这种感觉伴随了我一段时间。接下来几天这种对比犹存，但不那么强烈了。这使我清楚意识到在那个院子里，与那两位极特别女子的相伴氛围，有多纯洁与宁静。与她们在一起，既升华又平和。她们是如此简单！我们很少谈论任何世俗的东西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在她们的氛

围里进进出出，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对比；当然我很感激能有幸体验她们身边的氛围，觉得很幸运能参与其间。

\*\*\*\*\*

我刚开始在山上过夜时，佳露没有明显需要半夜起床，但她醒来三四次，跟我随意聊天差不多半个小时。她如厕总是很快速，因此在我看来她起夜没什么不正常。但是她很清醒，问我各种问题，我知道她这样做，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让我跟她在一起更舒服，在山上睡得更安心。她喜欢这样做。也许她觉得夜晚对我来说太长；有时我感到对她而言夜太长。晚上9点上床，9点到10点之间入睡确实很早。她几乎每晚如此。

“你准备用便桶的时候，”我对她说，因为我想扶她走路，尽我所能帮助她，“就叫我。我睡觉很轻，会立刻过来。”通常她叫我时，我都会飞快下床。我知道我在那里是为了帮忙，不只是睡觉。感谢您，巴巴！夜间她也常问起关于我前夫的事，或者是谷露的情况，她最新缝制的衣裙等物如何如何。她有可能告诉我明天是某个居民的生日，当然她总是对的。她事先并不知情，这些日期也没人记录过。每年她都会念记一些人的生日——比如艾伦·瓦格纳、鲍勃·斯特里特、彼得·诺丁。

对我来说，那是一天中最令人着迷的时刻，因为白天佳露很少跟我或其他人说话——只有在半夜时分！她也许11点左右起床用便桶，然后再次于凌晨1点、2点、3点或4点，并跟我说话。后来，她说得少了。我知道那是为了我，不是为了她自己。我可以百分百确定那是因为她觉得我需要或我希望。自然我喜欢跟她聊天，听她说话。她英语说得无懈可击。

一天下午，我开始感觉身体不适。我坐在佳露的床上跟她说着话，感觉难受起来。我说：“佳露，我觉得不舒服。我去我床上坐一会儿。”我过去，静静地坐着，试图让自己好受点，或尽可能让自己振作些。她从床上起身，走到我床边，伸手搂住我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温暖的拥抱，说：“我很难过你这么难受。”说完她又回到自己床上。

以我对她的了解，我明白她从两个层次说话。一层是说：“我很难过你生病了。”从她的语气我还能听出她在说：“我很难过你让自己像这样忍受病痛。因为身体是生病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忍受。”当然她从不“忍受”自己身体上的任何不适。

这样的内见帮助我内在更有力量面对病痛，以及履行夜间陪伴她、照顾她的职责。这对于我是一次强有力的体验，因为她除了如厕或洗澡，很少下床。从这方面而言，这很不寻常。这也是她表达对我的关心的少有的一次，当然，这深深触动了我的心。

这次我意识到，我们需要安排一个万一我生病能替换的人。我们安排了一个村中的年长妇女，一周跟我们睡几晚，佳露和谷露适应了以后，中间我可以离开一个晚上。我和拜俩人差不多一直都在，因为她对某些事没把握。



\*\*\*\*\*

最初我很惊讶，每当佳露提议什么，总跟巴巴有关。比如，有时晚间她想与巴巴三摩地阿提同一时间做阿提。我们差不多跟人们同声念祷文，我们听得见。外面唱阿提时，她唱“伊诗提亚卡”，或“七个神名”及“美赫敦”，“美赫敦”是首唱诵巴巴名的歌，只用来在永恒日静默之前，或在巴巴生日时唱诵。偶尔，夜间读巴巴书之前，她想唱一唱。

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佳露都保持着平和的性情。狗在半夜吠叫不停时，谷露醒来抱怨，但佳露一语不发。不管它们叫多久，佳露都没怨气。当拜们进来，不停谈论村里发生的什么事情时，佳露很少表现出恼怒不悦。什么都不能扰乱激怒她，或引起她的反应，除非谷露冲她喊叫，她会回应：“对不起！巴巴会帮助你的。”

例如，谷露对狗、猫，或除人之外的生物几乎没有耐性。曼萨丽的几条狗住在山上，后来又有别的狗被收留。谷露经常在深夜听到狗叫，她会问：“那是谁？”

我会说：“那只是狗，山上的狗在叫。”

“那些狗为什么要叫？那是谁的狗？”

我会回答：“是我们的狗。它们出生在山上，住在这里。”

她会说：“它们为什么要叫？为什么要这么吵闹？”

我会回答：“嗯，也许它们认为看到了小偷之类的东西。我们不知道，但知道它们一直在守护我们，这不很好吗。”

谷露会不停地说：“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叫？让它们安静点。”

我会说：“我会的。我保证明天早上就去。”

一般它们不会叫很长时间，但是谷露几乎无法忍受。

相反佳露似乎从始至终、每时每刻都完全安处。狗儿们根本不会惹怒或打扰她专注巴巴。她始终保持专注，从不坐立不安，不好奇发生了什么事。谷露听到外面动静，对别人喊“有什么事”？佳露根本不关心有什么事发生。她对发生的一切都安然自在。

我在她们房间里睡了大概三个月后，谷露的痴呆症加重了。有些夜晚，她会一连几个小时说：“什么事？怎么了？有啥事？”有时不停地问：“拜在哪里？拜去哪儿了？”她可以连续几个小时重复同样的话，身体也会因为过度说话而受到影响。如果她整天不断念叨：“拜在哪儿？她在干啥？”第二天或当天晚上她会告诉我她喉

咙疼，觉得很累。从心底她知道，她对那些拜们负有责任，但那时她已无法再管理她们了。

对她们简朴的生活以及她们的纯洁之体验，帮助我保持思想专注，让我不断感到能在那里是多么幸运。在这些时光里，世俗体验被屏蔽在外，我幸福开心，像在天堂一样。她们的天真、童真和单纯是我要强调的品质。她们的生活那么简单，没有电视、收音机，没有电话、报纸，没有冰箱、没有电扇、没有电脑。除了拜以外，身边很少有人；除了彼此，没有干扰，只有巴巴！

\*\*\*\*\*

从某个时候起，我开始为她们剪指甲。每次我给谷露剪指甲，就像世界末日。剪谷露的指甲就像是要稳住一头摇摆的大象！她觉得我每剪一下都像是要把她的手指剪断，我不断指出：“瞧，谷露，我已经剪了三个，没有受伤。让我剪了这一个。”她不会乱喊乱叫，但会闹腾，一直要把手抽离。她的脚趾也一样难弄。一般我会尽量避免剪脚趾甲，除非必要，因为这对她太困难了。她不停地扭动——像一只小狗。她会一天天拖延：“今天不行！今天不行！”我只好瞅机会抓住她，给她剪。

佳露却相反，她信任巴巴和世界会照顾她。我给她剪指甲时，她甚至不去注意。指甲长得很快，她不想留长，甚至几乎不见指甲的白色部分。我平均每六到十天剪一次。一段时间后，她会看我剪。我总对她说：“你检查一下！”有时她会说些什么，但多数时候她只是指指这个或那个。我们用她的衣裙或我的围巾来测试剪得合不合适，指甲边会不会勾挂衣物。若没通过测试，我会重新磨锉一下，再仔细检查一遍。为佳露剪指甲是有趣的。

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安医生，因为她的一个脚趾甲长势奇怪。对于趾甲趋于加厚的老年人来说这并不少见，我并没特别注意到什么，但当我剪时，似乎牵扯到她的脚趾，指甲刀剪不了。我打电话给安医生征求意见，她带来一把特殊的指甲刀，建议我们如何剪，从那以后处理那个趾甲就没问题了。

我们检查佳露的趾甲时，她也能看到，但不理解我们在担心什么。如果这不是缺乏觉知，那肯定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的觉知。安医生走后，佳露问我：“我的脚趾怎么了？”

“趾甲长得不一样，”我对她说，“我们需要特殊的指甲刀修剪你的趾甲。”多数时候佳露不去注意我做什么。她不怕我会伤到她，她知道我在照顾她，单纯地信任巴巴。

\*\*\*\*\*

在她们的母亲捷拜 1976 年去世之后，谷露就开始跟初来时很年轻、在那里待了很多年的拜打交道。2005 年前后，谷露的痴呆症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，连续数小时念叨：

“拜在哪里？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”重复几百次。最终承受不住压力的拜，逃到三摩地附近的棚下。她会指着谷露和佳露的房子，对着在三摩地值守的人——通常是我，有时是建谷·马斯特，偶尔是纳纳·科尔——大叫道：“我再不回那里去了。她们疯了！”她不明白谷露的智力已经衰退了。

纳纳，后来还有安娜·甘黛，会走到棚下，尽量安抚她说：“要认识到她们是非常特殊的人。巴巴把她们就安置在三摩地近旁，所以她们一定极为特殊。我知道不容易，有时非常困难。那么你今天早点回家吧！”有时会说：“回屋去吧。明天你可以休一天假。”他们会设法说服那时已是中年女子的拜，她会回到房里。这种情况我见过好几次。

当谷露的痴呆症恶化到说不出别的话的程度时，拜直接回家，拒绝回来。名叫瓦查拉的拜不理解造成谷露这样说话的那种精神状况，而她多年来一直完全正常。建谷·马斯特去过她家多次，恳求她回来。他知道很难找到合适的人。那时村里流传着谣言，说那两个女人完全疯了。他说：“还有谁愿意做这个工作？”亲爱的瓦查拉拜在那里坚持了那么多年，值得称道，但最终建谷·马斯特还是没能说服她回来，换了在D旅舍工作的一个很能干的女子过来。

后来，佳露问：“瓦查拉怎样了？她现在在做什么？”我们告诉她，瓦查拉找了一份好工作，在军队“汽车研发部”（VRDE）扫地，距离美拉巴德有一英里。“她挣的钱够花吗？”她问，“他们付给她钱吗？”

“付，付的，他们给她的报酬很好。”

后来有一次，瓦查拉受伤了，我记得是腿骨折，有几个月无法工作。我们一直向佳露汇报她的情况。多年后在佳露离世前，瓦查拉前来探望，这对佳露是个美好时刻。她真的关心在意每个人，当然这个拜帮了她们很多年。

有一两个在山上工作的拜，通常每天来问候佳露，取决于谁当班，尤其在最后几年。如果村子里发生了什么要闻，拜们就会和佳露的拜一起坐在床上，谈论这些事——某个老人过世了；或者有个婴儿出生了，但没钱送母亲去医院；有人落井了或别的什么。佳露对她们的故事不作回应。

然而有一次，她们对佳露讲了一个村民的事，她一整天对那个拜说：“那么这个女士收到手术的钱了吗？这个女士得到钱了吗？村里的女士拿到钱了吗？有人给她钱了吗？她有妈妈给她钱吗？”这样的话，她说了一整天，这让拜们难以接受，她们自然会生她的气。

我解释说佳露类似于穆罕默德玛司特。“她也许不是玛司特，但她不一般，她很特殊。在你生她气的时候要记得，她确实非常特殊，她就像满德里。她曾与巴巴一起生活。”我尽量帮她们看到佳露的另一面。有时我对她们讲得更为详细，比如：“你们能够整天坐在那把椅子上，没有电视，没有人来访，什么都不做吗？你们无法做到。你们能在此过这么多年，甚至不去阿美纳伽，或看电影或购物或做其他什么吗？”

不知道电话、电视、冰箱或电脑是什么？而且几乎没有朋友来看你？”我尽量帮拜们理解，这个女子有多特别，她做事和对待生活的方式不是我们——我们所有人——能做到的。我不知道她们理解多少，但这似乎能让她们在几天内心情好一些。

通常拜们早上都在，我和她们简单聊聊村里的事；有时我也跟佳露聊，但她总急切让我读巴巴的书，任何巴巴的书都行。拜们通常想继续闲聊。如果是平时该读书的时间，或者聊天的时间过长，佳露会悄悄对我说：“不读书了吗？”

\*\*\*\*\*

前面提到一只小老鼠在房子里流窜了几个月。我试图抓住它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我有一半的时间都趴在床底下，想尽办法抓那只老鼠。我们放了一个陷阱——不是那种杀老鼠的，更像是哈瓦哈特捕猎笼——一个简单地把它困住而不会伤害它的笼子。我们把其中一个放在外面，把一个放在床底下一阵儿，再一个放在隔壁房间。老鼠从不上当。

但是有一天，一只可爱的小猫出现了，从那天起，我们再也没在房子里看到过老鼠。这只猫是棕色为主的棕灰色，带有黑白小斑块。她有一双漂亮的浅绿色眼睛，这在印度猫中不常见，真是一对漂亮的大眼睛。在她年幼的时候，没有人喂她，她自己养活自己，有时你会看到她追逐一只蜥蜴或蟋蟀什么的。她很会爬树。当时在佳露的院子里，门旁有一棵大树，一直长到屋顶上。有时你会看到她在屋顶或树上跑来跑去，追逐什么东西。当她发现这个院子是个安全的地方，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家。这里有几只属于山上的狗，还有其他来去不定的狗和猫，但只有这只猫留在佳露的院子里。

谷露不理解猫和狗，它们为什么存在，为什么吵闹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然而佳露却静默不语——不加评论。有一次佳露和我聊到这只猫，我问她：“你觉得我们应该给她取个名字吗？她有名字吗？”

佳露说：“猫咪！”

我说：“噢，真的！这个名字适合她，猫咪？好吧！”她非常小，甚至对于一只印度猫来说都非常小。这对她来说是个好听的名字。有时，尤其在冬天的晚上，她想进屋，佳露不想让她进来，我们就把她赶出去，或叫她出去。这是只很有觉知的猫，我们只要看着她，她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她领会得非常清楚。

一天佳露和我坐在门前椅子上，门开着。我们听到屋顶上有急促的奔跑声，那只小猫从屋顶上飞下来，正落在门前，嘴里叼着一条大蛇。蛇很大，她咬住不放。蛇肯定有5英尺多长，也相当粗，直径大约4英寸以上。我们只是盯着它们看。少刻，猫咪将蛇更稳地衔在嘴里，带着它蹿到树上。我们再没见过那条蛇。我们对猫咪的能力感到惊讶。她是那么小，她的下巴得多强壮才能咬住那条蛇。我很诧异她居然能带得动它，把它一直拖到树上去。但她做到了，我们一直惊奇地看着她！

猫咪年轻的时候，会从地上跳到固定铁皮围墙的木桩上，这是大距离的跳跃。她会从地面直接飞到木梁上，接着跳出院墙。早年，她每天都这样跳好几次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注意到她不再这样做了。我推断她老了，或者伤了腿。在她生前最后的一年，我注意到她的腿受了些伤。她似乎有些瘸腿，这妨碍了她跳跃。注意到她越来越瘦，我开始喂她一些东西。也许这么多年以后她变老了，捕捉不到足够的食物。

最初佳露没有注意，不过她知道我在喂猫咪。一天，她显然觉得是时候对嘉娜克工作了。她说：“不要喂我的猫，我不想你喂我的猫。”

我逗她说：“真的吗，现在是你的猫了？我以为你不喜欢这只猫；我以为这不是你的猫。”她笑了，因为她知道那是“她的猫”。她知道是她自己允许猫咪出现在她的院子里的，她本可以让保安或拜把她带走。她知道我也爱猫咪。从那以后，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喂猫咪。

佳露生前最后一两年，每周吃两次煮鸡蛋。我们都爱吃煮鸡蛋。我不时提到猫多爱吃煮蛋。有时我拿来一个煮鸡蛋说：“这是我的早餐，我能给猫咪一小块吗？”佳露会微微点头。她没说：“好的。”所以我会给猫咪一小块。我给猫咪买了一个喂食盘，佳露接受了，因为拜有时会给猫咪吃剩的豆糊，放在水龙头旁的石板上。我指出猫咪现在老了，不再那么容易获取食物，她看起来很瘦。我建议我们只喂她一点，佳露点头同意。

有时佳露望着门外说：“看，猫咪在那里！”

她让我注意猫咪，我会笑着说：“噢，她真漂亮！”

有时她说：“猫咪昨晚进了房间，她待了一会儿，我没赶她出去。”她知道那会让我开心。

她提起猫咪，引我注意的时候，我就像得了礼物一般。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也知道。真是可爱，佳露就是这么可亲可爱。那只小猫无疑让我们摆脱了那条大蛇的威胁，谁知道还有多少别的动物杀手呢？

后来还有一段蛇故事。在她们房间角落支撑屋顶的一根大梁上，发现了一条蛇，差不多平视就能看见。很大，比前一条蛇大多了。拜去角落里拿扫帚时看到了，她跑到窗前叫保安。当时我不在房里。保安进来说：“我不想碰它，太大了。”村民们一般都怕蛇。

拜知道她必须做些什么，她不能让一条蛇待在房间里，有可能会袭击佳露或她自己。她让保安用叉子将蛇叉住，以防它跑掉，然后跑出去找愿意对付蛇的人。马丁·赫尔达从三摩地过来杀死了蛇。他和保安按照印度习俗焚烧了蛇的尸体。

\*\*\*\*\*

我最后一次谈论天气，是在一个少见寒冷的冬日。这天我坐在佳露身边，喋喋不休地说天气有多冷。我不停地说：“我不喜欢这样冷的天气。为何要这么冷？已经持续好几天了！”

最后，佳露直视着我的眼睛说：“你抱怨天气有多冷的同时，克什米尔有数百人死于严寒。整个地区都在受苦，你却在这里抱怨天气！”从那以后，我再没谈过天气，直到今天。

我对克什米尔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。我没有问她，因为我觉得佳露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几天后我到“野蛮人”厨房时，碰巧两名工作者在看报纸，谈论新闻。其中一人对另一人说：“克什米尔发生了雪崩和严重的暴风雪，数百人丧生。”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，和佳露说的一样。

需要重申的是，佳露不接触广播、电视和报纸。那时村民们不看报纸，也从不谈论新闻。村子里没有电视，所以她们不可能告诉她。没有其他人来过，那时很少有人去看望她，几乎没有人去。这件事帮助我内在灵性上更加整合，更有觉知，觉知到别人以及他们的痛苦，并且要多想一想自己在说什么。就这样，她巧妙地对我做工作；事情发生得很自然。曾经很多次，我们静静坐在一起，或者读书时，我被她的平和镇静所征服，还有她在椅子上坐无限小时的能力——通常至少坐到晚上九点。她从未焦躁不安，也不烦闷，身上也没出现过褥疮。

仅仅是允许我一天又一天、一年又一年静静地坐在她身边，她已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。慢慢地我越来越意识到她身心的沉静。我自身的品质——急躁、多话——也更清晰起来，因为这些事情在她身上明显缺少。她的沉默有助于我也变得更加沉默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当我对她更为专心时，往往会忘记自己。有时她也会通过言语或行为明显地做一些事情，让我反思自己的渺小。在她面前，我会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，这是很平常的事！

佳露总是静默不语，谷露和我总是忙着切菜或整理她的针线活。佳露不需要聊天，甚至不需要参与我们所谓的简单对话，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事出现，或者有人问她问题。除了最后那几年，之前她大部分时间都异常沉默，满足于单纯静默。她似乎对什么都没有欲望，绝对没有。

佳露不仅喜欢吃煮鸡蛋，还喜欢吃拉都（laddoos），一种印度甜食，用鹰嘴豆粉、白糖和少许油做成。当我问她：“你过生日想要点什么，需要我给你带些什么来？”她从不说什么。她从不说拉都或冰淇淋——她也喜欢冰淇淋。她对发生的一切都知道足安乐。她不像多数人会想“过生日得需要点什么”，她只是不要。比如，有很多次建谷·马斯特想给她拿一台电风扇来消暑，她说不要。冬天天气冷的时候，我想把袜子给她穿上，但她感觉不到冷。她那种不要任何世俗物的态度，很不寻常。

佳露从不饥饿。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可能会说：“不对！她一定会感觉到饿。”有一个时期，由一名保安去下美拉巴德D旅舍给她取餐盒。最初只是简单的早餐，后来包括午餐和晚餐。有一段时间他总是迟到30到40分钟。虽然这种拖延天天发

生，但佳露只是偶尔才发话。她会问：“饭怎么还没来？”她用纳斯塔（nasta）这个词，意思是清淡的早餐。“食物在哪里？保安怎么还没送来？他今天当班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她给人的印象是又急又饿，但她这样做并非出于饥饿。她喜欢这个保安，他自然也对她高度尊敬，甚至偶尔设法逗她笑。她如此做是为了这个保安，他在这里已工作多年，是名出色的保安，但他有个习惯，就是把下山变成社交“聚会时间”。

他从商店逛到工人办公室，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，跟在那里工作以及路上遇到的每个人热聊。他在从山上到D旅舍之间这段不算短的距离内，忙着进行社交活动，而不是直接回到山上。这是他迟到的原因。她在把他“拉紧”一点。他迟到后，佳露问他：“怎么迟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他咕哝着这样回答说：“哦，食物还没准备好。”

我们奇怪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，当时D旅舍为很多住宿的客人准备食物，早上8点是固定的早餐时间。佳露的食物一般在8点半送来，而我们说这话时已经9点或更晚。他们肯定按时准备好了佳露的小餐点！我们调查此事时，发现主要是保安的错误。她从不表现饥饿或愤怒感，就像这样对别人工作。我清楚她在做什么。

佳露似乎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体；有时似乎意识到，但大多数时候显得没意识。她整个上午和下午都坐在椅子上。她的拜到来，其他几个在山上工作的拜也过来看她。她们会待几分钟，然后离开去工作。如果她们注意到她的膝盖、胳膊或别的什么地方有瘀伤或是肿胀，就会问：“你怎么弄伤的？”

佳露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。有时她这样说，有时又是另一种说法。她对一个拜说“我摔倒了”，对另一个说“我不知道”。拜们离开房间后，她会问我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有时有人通知安医生，或我打电话给她，安医生来检查佳露的那个身体部位。安医生走后，不是每次但是经常地，佳露说：“她为什么看我的脚趾？我的脚趾怎么了？”她能够看到自己的脚趾，或许要么是她的膝盖或胳膊，她又看一遍问：“它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她没有正常的意识，即使有些部位很肿，或者青一块紫一块，要么发红。

即使在盛夏汗流浹背，佳露都没有说过：“我很热。”在冬天寒冷时也一样，显然她没有正常的冷热感。我经常问：“佳露，你不热吗？”她总是说：“不热，我很好！”我很诧异，她额头绑着一小块布，房间里就像烤炉。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才奢侈地拥有了什瑞达尔·科尔卡尔为她安排的一台电扇。

谷露给自己做过一件冬天穿的棉袄，也给佳露做了一件，佳露特别体贴地穿上身，因为是姐姐为她亲手缝制的。佳露一贯的慈悯亲和，完全自然，不是一种做作。此乃她的天性！她从不说什么，只是把外套穿上。多数时候她只是指指她的外衣，谷露或我会帮她穿上。

后来，有几个喜爱她的人带来了围巾或披肩给她取暖。她特意穿戴上，以不辜负赠送者的好意。一位女子送了一双拖鞋袜，佳露会让我们帮她穿在脚上。但如果你摸她的手、脚或身体的其他部位，她从不觉得冷或热。佳露会说热，我也有同感。后来的年间，佳露似乎明白她“应该”说：“好的，把我的外套拿来。”有时她会这样回应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你问她时，她会否认感觉冷或热。

\*\*\*\*\*

有几个时期，佳露说她身体某某处疼痛，对我做灵性工作。可能是她的脾胃，也可能在她的膝盖或头部。她反复说：“真的，嘉娜克，快叫医生来。我的胃疼。”她不住地说：“确实疼，真的很疼！”好像极力要让我相信是真的。

我说：“好，没问题，我去叫医生。”在还没有手机的时候，我告诉她：“我下山去告知安医生，让她上山来看你。但我不清楚她什么时候来，她的病人很多。她可能今天上午来，也没准下午来，但她肯定来。”

后来有了移动电话后，我会立即打电话给安医生，佳露让我等安医生来，通常我也很想等安医生的诊断结果。佳露表现成这样，不停地说她有多疼。

安医生来了，问：“你的膝盖怎样了？今天受伤了吗？好，让我看看。”

这时候的佳露，极其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我的膝盖没事。”

那时很可能已跪在地板上检查佳露膝盖的安医生，会抬头看看我，没说什么，但她的眼神告诉我：“你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？她不痛，你相信她痛，你疯了吗？”她自然会责怪我，但我知道佳露在做什么。安医生离开房间一两分钟后，佳露常常看着我，露出“我赢了”的微笑。

我明白她在对我的自我做工作，认为自己有能力迅速高效安排一切自我。她在瓦解我的“我来解决，我来叫医生，别担心，一切都没问题”的这种心态。这一点我很清楚。无疑她也在其他时候以其他方式，在我对眼前情境觉知不到的情况下，对我工作。谁知道呢？在安医生面前让我丢脸，破坏安医生对我的信任，只是她挖掘我的自我的众多方式之一。当然我会向安医生解释我所认为的实情。有时安医生走时，我送她到门口，说：“安，我向你发誓，有一个来小时的功夫，她光说痛，不说别的。就是一个劲说痛。”

安医生只是叹口气说“下次给她量量体温”，或者类似的话。



有很多年，佳露的膝盖总有点肿胀，有时一个，有时另一个。它们一般会自动复原，有时几乎转眼就好。偶尔两个膝盖都肿，但一般时间都不长。这似乎并不影响她走路，这也难得发生，她很少提膝盖痛。

有一次安医生带佳露去阿美纳伽，给她的膝盖拍 x 光片。回程中她们停车，买了满满一袋小杯冰淇淋。到美拉巴德下车时，安递了一杯给佳露说：“你想把这个给司机吗？”有那么一刻，她看到佳露脸上掠过一丝表情：“那我就没了啊！”佳露随即想起有一整袋的冰淇淋，便把小杯给了司机。安说她不会忘记佳露脸上一瞬间失望的表情。这真是一件稀罕事，因为经常有来访者给佳露带来糖果礼物，比如一小盒拉都（印度甜点），里面大概有五到七个拉都。佳露总是把拉都分给房间里所有人。如果拉都被拿完了，一个都没有给她剩下，她也根本不会表现出任何失望，或有任何反应。我知道佳露真心喜欢拉都。

我记得她们从医院回来后，安医生说：“没什么问题！”对这种情况，安医生自有她的自然疗方对治。她可能会说：“多涂点巴赫花。”她会给我一些天然油进行按摩。安对病人的需要很敏感，倘若病人觉得疼痛或不适，安医生无一例外会做出反应。

\*\*\*\*\*

日常时间表是这样安排的：下午 5 点左右我过来，拜准备离开。拜走后，我们便在房间里开始了夜间活动，有时唱阿提，要么读书，到 9 点左右上床睡觉；不一定马上入睡。谷露和佳露经常互相说着话，或者我们三个人一起说话。不久之后，谷露开始出现严重的痴呆症状，她经常重复这几句话：“拜在哪儿？拜去哪儿？”有时持续不停。

我每天有 15 到 17 个小时和她们在一起，大部分时间是一起互动的的时间。在最初的三个月里，我对她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对佳露的印象尤其深刻。

我和佳露偶尔会拿我们的床开开玩笑。主屋里有三张床，一个是谷露的，一个是佳露的，另一个是我的。玩笑是这样的：“该睡觉了！都过九点了。”

佳露可能会说：“你睡哪里？”

我会看着她，看到她眼中的调皮，便说：“我想我就睡在这里。”

谷露会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！那是我的床！”

我就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！那就在这里（指着佳露的床），我就睡这里。”或者会说：“就睡佳露的床。”

佳露会说：“不，我不想睡这张床（指她自己的）。我想睡那张床（指我的）。”我们都喜欢开这样的小玩笑。

\*\*\*\*\*

谷露去世前六周，她半夜醒来，叫我道：“我想吐。”我迅速拿来盆，她吐了一些清水，带点绿色的胆汁。谷露说她的胃疼得厉害，我答应打电话给安医生，谷露很快又睡去了。然而经过那晚之后，她变得很虚弱，下不了床，甚至无法自己坐起来，她不想吃也不想喝。我们每天尽量喂她，但她只进半匙的食物或水。她已经戴了三个月成人尿布，之前没什么问题，但现在她这么虚弱，我不知道怎么换尿布。安医生安排了道格拉斯·黑尔，一个有二十多年临终关怀经验的护士来教我。

那时佳露在人前还是很害羞，她甚至不看他们，更不用说和他们说话。她通常会低着头轻声咕哝一声“捷巴巴”，就这么多！她只跟那些熟悉的人说话，但这即使在谷露还在的时候也不多见。道格拉斯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把他领进房间，佳露满面笑容地和他打招呼说：“捷巴巴！”她直视着他，仿佛他是一位老友，说话声音清晰、温暖、有力。他自然也回应她，我介绍了道格拉斯，告诉佳露，他来指导我怎么照顾谷露。

佳露坐在床上，看了我们一会儿，接着不住地问道格拉斯：你从哪里来，住在哪里等等。他们非常随意地谈着话。见佳露这样跟人说话，且还是一个她从未谋面的男士，我很惊讶。我告诉她，道格拉斯“是个小医生、大护士”，她就管他叫道格拉斯医生，特别可爱迷人。道格拉斯似乎也很喜欢。

道格拉斯给我演示了必要的程序，待了大约 15 分钟就离开了。佳露整个过程一直跟他说话。他走时，佳露说：“你随时都可以来，尽管来！”她欢迎他来，就好像他是小孩子或老朋友。我深感惊奇。有几天道格拉斯定时来检验我的护理操作，并向安医生汇报谷露的病情。每次他来的时候，佳露都对他既热情又健谈，仿佛他们是故友一般。我相信他们之间有一种往世的内在联系。我无法用别的说法来解释。

谷露卧病在床大约两个半星期后，她经历了久已去世的邓肯医生的到访，以及一个她称为萨度的人，还有另一个人，她后来告诉我是“一个穿蓝色纱丽的漂亮女子”。佳露和我从未见过他们，谷露却看见他们出现在房间角落，她的床脚上方，靠近天花板的地方。她用佳露和我都听不懂的语言和他们交谈。他们来访期间，谷露变得非常警觉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聚精会神地听着；说话基本正常，但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。她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角落的同一方位。

谷露时不时反复说：“拜在哪里？拜在哪里？”在谷露去巴巴那里前几天的一个晚上，佳露对她说：“谷露，谷露，你就要去巴巴那里了！持巴巴的名！”

在谷露去世前一两天，她开了个玩笑，那是我唯一一次在她身上感受到幽默。她对我讲了一些相当逗趣的话，我笑着对谷露说：“太好玩了！”她甜甜地笑了。时隔

不久谷露就去世了，我不记得她说过的笑话了，但当时我对自己说：“噢巴巴，谢谢您给了她幽默！”

2006年11月15日凌晨，在我连续陪她们度过四个半月的夜晚之后，谷露与世长辞。头几日我们就清楚谷露快要离开我们了。安医生知道这对姐妹有多亲，她提前嘱咐我：“谷露去世的时候，不要马上打电话给我。让佳露有足够的时间跟她姐姐独处，等她准备好了或者你觉得是时候了，给我打电话。”

在我看来，谷露应该是在凌晨1点到2点之间去世的。佳露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起床如厕，她抚摸谷露的前额和头发，然后回到床上。凌晨3点左右，佳露又一次抚摸谷露的头，接着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让我知道她清楚谷露已经离世。早上5点，佳露起床，又摸了摸谷露的脸和头发，对我说谷露身体冷了，我回答说：“是啊，已经冷了。”

佳露说：“该给安医生打电话了。”

谷露去世后，头几日，我和佳露坐在一起时，有时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我知道她在想念谷露。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一人谈到谷露，回忆起一些事情的时候。有时我把头倚在她的肩上，我们就这样偎依坐着，侧身抱在一起。我们没有哭过。

佳露一直没哭过，直到一两周后娜玖·考特沃来看她。她们从埃舍早期就是老朋友。当然，佳露也认识娜玖的父母和妹妹，她喜欢娜玖的书，我们一起读了两遍。

娜玖进来时，我正坐在门边给佳露读书，娜玖坐到床上，跟我们说话。娜玖搂住佳露，拥抱她，说：“我很难过，你姐姐走了。”娜玖哭了起来，佳露也哭了，她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。大概半小时后娜玖离开了。我觉得她能和娜玖一起哭很好，我很高兴有个人可以和她分担那些情感，我相信这对她有帮助。我也很高兴能亲眼目睹这一切。

谷露去世后，佳露开始坐殖民时期风格的那张老式大椅。谷露在世时，佳露从没坐过这张椅子。谷露也很少坐，因为她不喜欢它的斜靠背，即使身后垫有枕头，也得后靠，姿势放松，而她不是一个放松的人。谷露需要每时每刻都有事做。

谷露去世后不久，一天晚上，我们道晚安后，我为佳露掖被子，她说：“过来和我一起躺床上。”她右侧卧躺着，因为她总是右侧卧睡觉，面对着另一张床、房间和窗户。她拍了拍床说：“过来吧，躺在这儿。”

“你要挪一下吗？”我问，她往后退了一点。我和她同样的侧卧位躺下，她用胳膊搂住我的腰。我们静静地躺了有几分钟。

我俩都没说话，一会儿她开口说道：“好吧，你有自己的床。”我起身，又给她掖好被子，回到自己的床上。我不知道她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演示那个我们常玩的、而当天没玩的指床游戏。或许她以为我想在她床上躺躺，我不知道。然而，躺在她的身边好甜蜜温馨，尤其触动我的心。我感觉她在为我做，因为她从不为自己做什么。我为我们的友谊以及爱的联结而深深感激。

我记得这件事发生在谷露去世后不久，因为佳露认为她也要去巴巴那里了。在四到六个月的时间内，她有时会淡淡地说：“我很快就要去巴巴那里了。”

我一般会回答说：“我希望不是今天，因为今天我还想和你一起玩呢。”她笑了，不再说什么。

佳露不是喜欢身体亲近的人。她和人拥抱时保持一定距离，一种适度的淑女抱，一种印度女子的拥抱。我们握过很多次手。我们经常坐在同一张床上，她把胳膊搭在我的肩上，我把胳膊搭在她的肩或腰上，我们安静地坐着。那些一起度过的静谧时刻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。

\*\*\*\*\*

很多次，我给佳露读书的时候，尤其在后来的几年里，她都打瞌睡。我若停下来，她会立刻转向我说：“我没睡，你怎么不念了。”或者有时会说：“继续念。”我再次开始念，她可能会垂下头，又合上眼；反复几次之后，我学会继续读下去。不管怎样，只管读！即使她打鼾，我也坚持读，因为她要我读。我若一时犹豫停顿，她总会逮住我，说：“别停，继续读，我在听。”

多年来，我们读了整版二十卷《美赫主》，以及其他很多巴巴的书。我们完整地读了两遍《美嬉-美赫》，接着继续读第三遍。还有别的读过两三遍的书，尤其是比较短小的，有玛妮写的两本：《神兄》和《梦见至爱》。不过我们从未读过《神曰》，佳露没有提过。早年纳纳·科尔从图书馆借书给她的时候，我相信他曾给过她《神曰》，但她从不提，我也没提。

早期，我们至少读过两三遍《美嬉》原著。我们还读巴巴爱者写的书，例如娜玖·考特沃写的关于她父母和弟弟妹妹全家来巴巴这里的书——《他给予海洋》。佳露喜欢娜玖，娜玖小时候在美拉巴德埃舍生活，学校放假的时候就回到埃舍。佳露自然也认识她母亲。我们读了一两遍这本书。我们还读了许多有关巴巴家庭的小书，我要能留一个清单就好了。

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读《美赫主》。有时我们刚读了一句，正好有客人来访，便打断了。来客有在巴巴三摩地工作的美赫瓦尼，还有在山上工作的拜们，他们没准还会赶上一出戏；还有寇诗德的养子苏达姆和他妻子阿夏，他们非常爱佳露，会过来看她。

\*\*\*\*\*

每天早上，谷露都为自己和佳露做加牛奶和白糖的印度茶，用的是印度著名的阿姆尔公司生产的奶粉。奶粉是罐装大桶的，能用很长时间，谷露每天只用一点奶粉。她把空奶粉罐存放在隔壁房间，多年下来攒了很多。后来谷露做不了时，早茶就由我来做。

谷露去世后不久，佳露说：“我想给你看个东西。”她把我带到隔壁房间，里面放着几张床，以前她们的父母还健在时，女孩们用的。除了床和几只箱子外，还有一个五斗柜和一个高脚凳。那里还存放着三四把大伞。1976年她们的父母几乎同时去巴巴那里后，两姐妹开始睡主屋。佳露睡父亲的床，谷露睡母亲的床。

地上堆着许多空奶粉罐，一些已被清洗干净，其余还有未拆封的整罐奶粉。佳露在空罐前止步，说：“我们得把这些（整罐奶粉）送人。你把它们搬到那边去。”她指着距离一堆罐子五六英尺远的地方：“这个给吉塔拉姆，这些也给他。”

吉塔拉姆是名巴巴爱者，年轻时在哈默坡见过巴巴。中年时期获准来美拉巴德，为管理信托农场的达迪·克拉瓦拉工作。现在我们的那个农场有几头奶牛。当时达迪正在种植各种作物，信托雇用吉塔拉姆协助他进行这项工作。后来吉塔拉姆住在美赫诊所附近，那是三摩地和阿冉岗之间的一组小房子，他一般每天来达善几次。他不再做农场的工作时，曼萨丽请他帮忙在巴巴三摩地分发帕萨德，他在此服务了很多年。

佳露继续点人名，大多数都是保安。她站在一边，她说一个人名，我就搬过去一罐。她说：“不够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”有些保安得了总共5罐，有的得了3个或8个不等。她把人名列完后，对我说道：“你把罐子都分送给这些人。”不久之后我把它们都送交到各人手里。佳露去世后，还剩下许多奶粉罐，知道她想把这些奶罐送人，我征得许可，把其中一些送了另外几个关心佳露和谷露的人。

我们把奶粉罐分好后不久，珍妮特·贾德森来看望我们。在她准备离开时，佳露对我说：“给她一个罐子。”我给了珍妮特一个，她高兴地收下了。

## 佳露和谷露（3）

从某时开始，安医生决定，拜（仆人）给佳露洗澡时，我应该在场陪伴。一周起码有两三次，我在场的任务是确保所有地方都要洗到洗净，尤其是她的头发。谷露活着的时候，她负责这类事。在为佳露洗浴时，我或者拜可能会对佳露身上的伤痕或

膝盖肿胀等问题，说上几句；而佳露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，即使伤痕或肿胀很明显，她看得见。她不清楚这类事，无论是饮食还是卫生方面。在这上面，她类似于一个玛司特。有一次我问她是不是玛司特，她直视着我，目光犀利，说道：“我不是玛司特！”语气里含着：“你怎么会问我这样的问题？”

\*\*\*\*\*

中间那些年，佳露偶尔会让我带些度内火灰来，后期则让我每个月都带来。我管史瑞达要的火灰，他安排工人们在清晨度内火冷却后，收集起来，分装在小纸包里。我告诉他是给佳露的，他每个月度内结束后都给我一小包。我从未见佳露把火灰放在舌上，或涂额头上。我不确定她是否这样做过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在她生前的最后半年，她没向我要过。后来我们在清理隔壁房间的箱子和其他家具时，发现了她的一大罐度内火灰。

那些年间，佳露会不时地惦记一些居民。每年她都记得艾伦·瓦格纳的生日，艾伦是美赫朝圣中心和现今的美赫朝圣静修所的厨师长，是我们最亲爱的长期居民之一。她宣布说：“今天是艾伦的生日！”或者有些年前一天，她会说：“明天是艾伦的生日！”

起初我不知道是艾伦的生日，我说：“真的吗？”后来得到证实后我会叫道：“哇，你是对的！”

佳露和谷露还喜欢并经常念记的人是泰德·贾德森和史蒂夫·迈罗，史蒂夫跟泰德一起工作。多年来她们房子和院子里有需要加固改造的，都是他俩过来修整。佳露和谷露对鲍勃·斯特里特有很深的感情，他给她们送来顺势疗法方面的药。佳露也会记得他的生日。

我从未在佳露身上看到过一丝自我、私心或权利之争的迹象。我从未见她做过或说过，任何我觉得是出于自我的事。从没有过。经过一定时间我才意识到这一点，似乎她根本没有任何的自我。或者她有私心，她一定把它藏得很好，我没看出来。例如，我知道她喜欢的一些食物，想给她带来些，她会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，我不吃。”我若给她带来，她会微笑。她不会高兴得欢蹦乱跳，像个孩子那样，但她会吃掉，含笑赞赏。她知道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她高兴。我问过她很多次，她从不说：“好，给我带个拉都。我有八个多月没吃了。”这很可能是距她上一次吃所间隔的时长。她喜欢拉都，也喜欢冰淇淋。她虽喜欢冰淇淋，但只有别人给她时才吃。

佳露和谷露的纯洁天真，还体现在她们的不谙世事上。比如，有一次村子里有一场婚礼，跟我们的一个拜有关，也许是她的一个亲戚结婚。第二天拜到之前，谷露问我：“这位女士结婚后，他们都做啥？”她不知道婚姻这个词意味着什么，也不清楚人们结婚后做什么。所以我简单说了几句，妻子给丈夫做饭，有了子女，还为子女做饭；孩子们读书，还得安顿他们去上学；她照顾家人，扫屋洗衣等等。那个时候，在阿冉岗这样的村庄，鲜有已婚女子外出打工的情况。

另一次，这个拜的一个很亲的亲戚生娃，谷露和佳露不清楚婴儿是怎么出生的。我说婴儿长在妈妈的肚子里，后来想办法生出来，妈妈就有了娃。这么说对她们就足够了。这些事例表明了她们纯真，这可以理解，她们原出自于好家庭。在印度，女孩子是受严格保护的。她们没途径可以知道。她们接触不到家庭中的日常生活，没人对她们讲过这类事情，尤其是历经过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深重影响。即便在后来的年间，人们对她们说话都非常小心，避免把世俗的东西带入她们的世界。她们的纯真可见一斑。

另一方面，佳露从内在源头似乎又知道一切。她知道她觉得与自己有缘者的生日，即便没有外在获知途径。比如彼得·诺迪恩，有很多年没来美拉巴德。他在这里住了几年，后来和黛比结婚，回了美国。多年后，大约有25年之久，她竟然知道他的生日，也知道黛比的生日。我还记得一个可爱的细节，佳露从不直呼我们的长期居民海瑟·纳德尔（Heather Nadel）的名字，而总叫她“菲瑟”（羽毛 Feather），我觉得好甜。佳露喜欢海瑟来访，海瑟曾在《酒肆随谈》一书中提道，拥抱佳露就像拥抱“一片纯净的轻云”。

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，发生在1988年12月22日的早上。这天是巴巴的最亲近女满德里——亲爱的美婊——最后一个生日的庆祝日。当天下午，在三摩地南边的舞台上，还将有一场演出。那天早上我在巴巴三摩地值班。大约上午8点30分，三摩地和舞台边上几乎没人。人们可能都在吃早饭或在什么地方排练。我左右环顾之时，猛然看见舞台顶部的一块装饰幕布窜起了火苗。

刚好有个朝圣者走近三摩地，我指着火。他同时也看见了，我们都说道：“快看！着火了。”我对他说：“请下山去通知人，快去办公室找人来。”那时我们没有电话，他急忙跑着去了。

我回过身，只见谷露从正对三摩地后方的房子里跑了出来，过大门，跑进水塔大院。她立即左转——那里是电箱所在——关掉了山上的电源，随即便回房去了，什么都没跟我说。很快，火势显然自行平息。我没看见有谁扑灭了它，似乎只是自动熄灭。

大约25年后，我和泰德·贾德森一同步行从三摩地停车场去他家。我偶然间向他提起1988年那次舞台顶部起火的事，讲我如何看到谷露从她住的房子里跑出来，关了山上的电闸。他说：“这么说就有意思了，我们当时也认定是电路起火。”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关于断电的事。事实上，直到向泰德讲述的那一刻，我才重新想起来。

见谷露关电闸从大院出来时，我心想，谷露自己是不会主动这么做的。我想她有可能看到了火，有可能会叫我或其他人，告诉我们舞台着火了，但她是不会出来关电源的。

由于佳露似乎什么都知道，不限于美拉巴德，所以我确信她一定清楚着火的事。有可能谷露把她叫到窗前，然后佳露叫谷露去把电源关掉。但我认为佳露对电路起火一清二楚，并让谷露赶快去关电源总闸。

佳露还知道人们在做什么，他们在哪里，甚至有些居民在夏季回国以后的事。她从没向我询问过安医生的母亲，也没问过安医生的行踪，除非内在知道安医生去法国探亲去了。她会问：“安医生的母亲好吗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安现在在法国和父母在一起。”佳露只是带着会意的微笑看着我。有两次安医生回来告诉我，她母亲身体不太好，这正是佳露频繁问起她母亲的那几次。她和某些人有那种联系。

有一次谷露和我在一起做什么事。我想她在切菜，我在看。起先我们没聊什么，接着开始说起某人的不是。佳露静静坐在床上说：“别那样说话。”我们都明白她的意思，不再言语。后来谷露和我谈话中间，再没有“背后中伤”过。那是佳露直言不讳、在灵性上帮助我为数不多的一次。通常她通过榜样的力量，帮助我改变和更有觉知，通过默默地身教，而非言传。

\*\*\*\*\*

谷露还在的时候，佳露偶尔会说：“巴巴从没带我去过电影院。”

我说：“真的吗，你从来没去过吗？”

“没去过，巴巴从不带我去看电影。”佳露说完低下了头。

那时我对此没有多想。谷露去世不久，她提得更频繁了。差不多一个月有两次，她直视着我说：“巴巴从不带我去看电影。”她说这话不是出于抱怨，而是知道她和电影之间会有事情发生。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但回过头来，我明白她知道有些事情将要显现出来。以我对她的了解，我知道她不会无缘无故随便说事。她有意让我预先有所了解和准备，后来当我意识到她的意图时，觉得特别迷人。

这期间，我和老友菲利普·路德维希和他妻子琼夫妇俩，在美赫朝圣中心共进晚餐。我们谈论起电影，他们在美国看过很多。谈话中间，我提到佳露最近一直对我说，巴巴从不带她去看电影的话。菲利普说：“哦，我有个好主意！我们给你寄个小CD机，还有电影碟片，你可以在那台小机器上给她放电影。”

我迟疑不决，想象是一种投影仪或某类复杂的机器。“哦，电影放映仪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操作！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很小很简单。”他说，“是CD机！你放一张CD进去，按一下按钮，电影就放出来了。操作起来很简单，而且对佳露来说是很好的事，她能看电影了。”

“好吧，就按你的意思办吧。它们贵吗？”

他提了一个数，说：“我能安排。”



几个月后，他寄来一台 CD 机，附带一本说明书和一捆碟片。我想屏幕大概有 7 英寸，带电池，充电就可以使用。

佳露和我开始看电影。我们的生活从此改变！我每晚上山时，都带着 CD 机，给她播放电影，同时在那里过夜。我解释说，当初巴巴带人们去看电影的时候，他们坐在一个大厅里，有许多的座位，对着墙上的大屏幕，类似我们现在这个小屏幕。那个太大，带不过来，我可以带这个小的来。我还解释说，现在全世界的人仍可去巴巴带人们去的那种电影院，但人们通常待在家里，在像我们这样的小机器上看电影，或者稍大一点的机器。看电影成为我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，幸运的是它持续了有六年左右。

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喜欢电影，佳露也着迷地看着小屏幕，跟随剧情，听着声音。我在 5 点到 5 点半之间来，晚上巴巴三摩地阿提 7 点 15 分结束后，我们开始看电影。记得有几次她问我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看电影？”她总把“电影”说成“电影院”。

“嗯，”我说，“我想 7 点 15 分左右吧。”

“我准备好了！”她回答，想马上开始，我们便开机观看。这给我俩带来那么多的乐趣！

菲利普寄来的电影适合算得上终生禁足室内的一个女子。其中许多是动物类和儿童电影。我告诉菲利普，佳露可能喜欢迪斯尼的动画片，比如《白雪公主》和《灰姑娘》。他寄来一些，佳露很喜欢。头几年我们 CD 碟片不多，所以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。她很高兴能反复多次看，我也是。它们都是好电影，我特别感激巴巴启发菲利普和琼，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！

CD 机是靠电池工作的，我只需在我房间给电池插上电源，自行充电就好了。充电完毕上面有小灯显示。这样，维护 CD 机对我来说简单多了。我只需在前去宿夜时，带上机器就行。第一台 CD 机用了几年，它罢工后，我们把它拿到我们亲爱的电工休吉·麦克唐纳处，他说那样的机器只能使用一年左右。

菲利普立即寄来另一台，9 英寸的屏幕，在我们看来屏幕好大。佳露坐在她的椅子上，我坐她旁边的木椅上。我们前面摆一张椅子，上面放个小凳，将播放器放上面，和我们的视线差不多平齐。因为机器是电池供电，所以不需要电线。真是太棒了！我无法形容巴巴、菲利普和琼给我们带来的快乐。

他们还给我们寄巴巴的电影，包括我们特别喜欢的有玛妮讲述和美媞讲述的电影。我们的夜晚总是从看一部巴巴电影开始，然后再看商业电影。佳露喜欢在屏幕上看巴巴。我最喜欢的记忆之一，是佳露身体欠佳但不太严重的那一次。这是佳露刚第二次或第三次看电影，仍然十分着迷的时候。

每当佳露生病，安医生通常会在晚阿提之后、8点左右来为她检查。这一晚，安医生走进来，站在我旁边看了几分钟电影。佳露根本没同她打招呼，甚至没意识到她在房间里。我说：“佳露，安医生来了。”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屏幕，一动不动。

安医生说：“你感觉好点了吗，佳露？感冒怎样了？”她没有回答。最后安说：“我想她确实没问题了，那我走了。”佳露完全被吸引住了。

我把安医生送出去，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最近才开始的。”

在给佳露看电影之前，我总是先预览一遍。我按快进，一直看到足以判断这部影片适不适合她，或者她是否喜欢。一开始有时我带两三部电影，以防她对第一部不感兴趣。要播放一段我们才能决定继续还是换碟。有时，一部我们经常看的电影看到一半，佳露眼神不一样地看看我，我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她说：“那边还有吗？”指着放着别的影碟的床铺。

“哦，你想换电影吗？”

“哈！”马拉地语，意思是“是的”。

于是我们换另一部电影，有时她在第二部电影放到一半时睡着了，我们没看完结局。有时她说：“不，不，我没睡！”又恢复精神。有时她说：“好，我们可以睡了。”

佳露从不评论演员，抑或她喜不喜欢。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注意观察她的反应，看她爱不爱看。她从不批评或评价电影，我想是因为她没有任何的期待。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，我问她：“你喜欢那部电影吗？”她会点头说“喜欢！”或者只是微笑。这是她唯一的评价，似乎每一部她都喜爱。

有时电影里有什么她觉得不大明白的，我们就聊聊，我给她解释一下剧情。有一部电影音效很差，从头到尾我把对话讲解了一遍。

有几次，看到有趣的情节，她会发笑。她喜爱喜剧，但很少笑出声。只有那么几次，我听到她从喉咙里发出了笑声，声音也非常娴静柔和。她笑的时候令我欢喜。她出声笑的仅有的那几次，是我们共同生活中美好难忘的时刻！

而遇到伤心的地方她会流泪。在一部日本电影的结尾，我们都哭了，小猫和小狗找到了回家的路；以及电影结束后，狗儿等着主人回来的画面。

每看完一部电影，我都会问她：“你喜欢这部吗？”有些佳露相对更为喜爱的，她会反应热烈一些，一个更灿烂的笑容，或一个手势。不过她对大多数电影都满意喜欢。有一部电影里有很多智慧的对话，我记得我问她是否喜欢，她垂下头，没有回答。

“佳露，如果你不太喜欢也没关系，”我说，“让我知道一下也好。”

她只是看着我说：“挺好的。”就像这样，只是非常平静地说句：“挺好的。”

不过，有一部她显然不喜欢的电影《憨豆先生的假期》。播放过程中她几次拿眼睛瞅我，表示她不喜欢这部电影。我们坚持到了最后，但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，她一点都不喜欢，我也有同感。

大约五年后有一次，当时她身体不太舒服，或者只是有点疲倦，我们正在看一部以前看过的电影。我知道我们已经看过多遍，思忖她会不会觉得无聊，尽管从没见过她无聊过。我们有很多电影看过八到十次，这部电影我们起码看了有四遍。电影一开始，她说：“我看过这部。”

“确实，我们已经看过几次了。”我回答，“你还想再看一遍吗？”

她只是看着我，不作任何评论。我觉得她的表情像是在说：“我已经看够了，想看看别的。”我便把碟片取出来，播放我带来的另一部。那部电影我们也看过很多次，但她很高兴再看一遍。这是仅有过的一次。她不说她不喜欢，只说：“我看过这个！”像是在提醒我这部她看过好多遍了。

佳露喜欢动物电影和儿童电影。只有两三次她问我当天都带了什么电影。有一天我特意带来了《特蕾莎修女》，虽然她已看过三四次，但从她说“特蕾莎修女”的口气，可以看出她非常爱看这部电影。她喜欢《伊达尔戈》，一匹马历险的故事。这部影片着实引起了她莫大的兴趣。她喜欢四五部关于马的电影。她一直很喜爱《夏洛特的网》，这是一部迪士尼影片，讲述一只名叫夏洛特的蜘蛛的故事；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一部灵性电影。我们都喜欢看，所以我们看了很多次。我们还喜欢好多部讲狗的影片和两部企鹅的电影。我最喜欢的一部《海鸥乔纳森·利文斯顿》，也是她喜爱的。

我们的收藏包括《活佛传》、《艾米莉亚·埃尔哈特》、《小活佛》、《万能的埃文》、《香料情缘》、《尼斯湖水怪（水马）》、《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》、《纵横宇宙》、《特蕾莎修女》、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、《鲸骑士》、《铁拳男人》、《年轻的心》、《黄金罗盘》等等。菲利普的判断力极佳，他寄给佳露的电影都相当适合她，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高度赞赏。

佳露对电影中的情感和音乐很敏感，而无需知道电影的历史背景。她被《复制贝多芬》的音乐感动，但我认为她对贝多芬一无所知。她喜欢迪斯尼电影《灰姑娘》、《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》和《睡美人》以及其他获好评影片中的配乐。我们看的很多电影里都有插曲，电影里的插曲她一般都喜欢。

有一部迷人的日本儿童电影，几乎没有对白，讲述了一只小猫和一只小狗的冒险故事，他们如何迷路，如何找到回家的路。这对佳露来说是一次新的体验。比起故事

情节和稀少的对话，她更关注视觉和音乐。我们一起看了很多次，我很喜欢。佳露的猫咪当时还住在院子里。

能了解电影，佳露自然欢喜。巴巴从未带她去过电影院，但通过菲利普，巴巴把影院带给了她。对我们俩来说，这是巴巴送给我们的真正礼物。怎样的礼物啊！它在许多方面帮助了我们，电影成为我们共同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。

谷露去世前，我们一起聊天，一起读书；有时一起唱歌，一起做阿提。后来我们日常生活中多了电影，我们会在观影之前读一会儿书，或者在早上读书，晚上看电影。假如我没带 DVD，佳露和我就只读书。有一次，她身体有些不适，我到山上比平时早，没时间给 DVD 充电。我对她说：“对不起！这次不能带电影来了。”这根本干扰不了她。她始终知足安处，即使身体欠佳。

我们总是先看一部巴巴电影。我们只有很少的几部，所以看了有几百遍。一两部有一个来小时长，其余的则是 15 或 20 分钟。我们百看不厌。看完巴巴的电影，我们就放商业影片。我们的常规就像这样，几年后有一次，我们的故事片看完了——这次完整地放完，时长一个半钟头。我开始挪东西，放好椅子和小 DVD 机，我们就准备上床睡觉，这时佳露说：“我们可以再看一部！”

我看看钟表说：“佳露，你看表了吗？”钟表就在她坐的位置对面。“佳露，已经 9 点多了。瞧现在几点了，你确定还想再看一部电影吗？”

她说：“确定！”于是我们又看了一部，太有意思了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简单的共同生活中，这是冒险、几乎算是淘气的一次。真的好有趣。我们都喜欢！

佳露从不要求什么，她的不凡从中可见一斑。她从不要求任何东西，感觉不到她有求什么。一年当中会有那么几次，比如在 12 月她的生日，比如在排灯节，排灯节在印度是重大节日，人们吃甜点，就像美国的圣诞节；她知道我会给她带一小盒拉都，因为她爱吃，我也爱吃。她总是至少给我一个，还会给拜们一两个，根据数量多少，有几个拜过来。

还有其他时间，我问：“佳露，今天我要去阿美纳伽，我能给你带点什么吗？”她会摇头说“不用”。我说：“那么拉都呢？你已经几个月没吃拉都了。”

她会说：“我不吃。”我若提过，有时我会带些拉都过来。她对一切都怡然安乐，可能除了《憨豆先生的假期》。她从头到尾看完那部电影，但后来我问她还不想再看一遍：“还记得有个人坐火车，帮一个少年找爸爸的故事吗？”

她说：“不看，我们看过了。”我们重复看过那么多部电影，从没见过她这样说过。我想这可能是我唯一听她说“不”的一次。

永恒日期间，在巴巴三摩地前方，斜坡下距离几百英尺的舞台上，持续不断进行着娱乐节目，我们可以从扬声器里听到。我寻思为什么佳露不能有自己的娱乐活动呢？永恒日期间，我们开始连续观影，几乎不间断。特别有趣！我们吃完早饭，看一部；接着吃午饭，期间又看一部。很酷。午饭后再看一部！我们一天看了三四部电影，当然我们中间还穿插巴巴的电影。佳露爱看！

晚上拜们不在，但在永恒日期间，白天当班的拜在。我把故事情节说给拜听，她跟我们一起观看。佳露喜欢和她一起分享。当然拜家里有电视，我经常向她提议：“你为什么不来给佳露讲讲故事呢？你看过各种故事，赛巴巴和其他灵性大师及古鲁的故事，你在电视上都看到过。”她会提到他们，但从未给我们讲过，即便我一再鼓励她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正在看一部电影，里面一定有部分很吵闹的情节，突然我听到外面有敲击声。我跑到窗前问：“是谁啊？”

一个声音回答：“守夜人。”

我打开窗户，他用马拉地语对我说：“以我的理解，巴巴的命令是她们应该9点上床睡觉。”

“是，确实是！”我回答，关上了窗户。那时刚过9点多一点。

他没提出反对，但一定纳闷那是什么声音。我想他或那几个守夜人——晚上山上大概有三四个人——他们想不明白房间里时不时传出不一样的动静，是什么情况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个幽默事件。实际上，巴巴的命令是她们晚上9点上床，但未必马上入睡。她们经常躺在床上互相说话，也跟我说话，直到很晚。

有两次我到普纳，想买《图克拉姆》这部电影，但没买到。店主找不到。起初他说有旧版本，我说：“太棒了！那是最好的一个版本。”他没找到，承诺会继续找。几个月后我再去这家商店的时候，他还是没找到。他有几千部电影，成千上万部，所以不好找。

后来，有一年佳露的生日，我灵机一动，去问魔术师休吉·麦克唐纳，他愿不愿意来，做几个比如在他的胡子里摸出一枚硬币之类的小把戏。他来为她表演，逗得佳露直笑。佳露叫他“达迪瓦拉”，在当地语言里，意思是留长胡子的人。这种叫法很常见，如果有人长这样的胡须，多数人都不称呼名字，只称呼“达迪瓦拉”。

佳露还喜欢罗莎莉·邓菲。她第一次来拜访佳露时，带了个木偶猴，它的身体和人手差不多大，胳膊和腿很长。她走到佳露床前，在架蚊帐的金属架上，把猴子一夹。猴子不用人管就能独自悬在那里，在佳露坐的位置旁边。我一直说：“天呐，你瞧！罗莎莉，它是怎么待在上面的？”罗莎莉把它放到佳露的床上，又拿过来坐到我的床上，在佳露对面，摆弄着做了一些猴子的动作。

罗莎莉还玩过三四个球。佳露瞪大眼睛，被吸引住了。罗莎莉来过几次，带来过好多好玩的东西，我记不全了，但我记得佳露非常喜欢。罗莎莉的来访让我们开心。有一次她来，唱了《伊诗提亚卡》，这是巴巴谱写和唱过的一首歌，也是佳露经常爱唱的一首歌。她显然被罗莎莉的歌声打动了。有人唱歌或表演时，佳露都非常专注。她喜欢歌曲，在我们看的很多电影中都有插曲。她对背景音乐也很留意。

早期，佳露和我一起唱过《伊诗提亚卡》。后来，我开始陪她们过夜时，我们有时一起唱阿提。我们通常跟着三摩地阿提一起唱《古吉拉特阿提》。其他时候，我们只是自发地唱阿提。我们一起唱过很多次，我们两个静静地唱。有几首我们共同喜爱的巴巴歌曲，有时我们一起唱。我们喜欢随意地唱几句《伊诗提亚卡》。

在永恒日期间，排队等候达善的人们唱的一首巴巴歌，是诵念巴巴的名。像这样：“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！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！”佳露和我有时也会唱。她想唱的时候，我一般和她一起唱，但有时我只是听她唱，她会马上说：“不，你也唱。来吧！”当然我会跟她合唱。有一个时期，差不多有半年时间，我们经常唱歌，那以后我们只是偶尔唱。我们也经常一起念祷文。

一个住在纳西科的女子来拜访过佳露几次。她嗓音甜美，为佳露唱过歌。有一次她来，并献唱时，我说：“她的声音很好听，是吧，佳露？”她微笑着点点头，显然她喜欢听。佳露是一个很棒的观众，因为她百分之百关注对方，专心地看或者听。她不会左顾右盼，或去注意别的事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已不在美拉巴德的托伊斯，寄来几本极好的有关奎师那的儿童图书，佳露很喜爱。托伊斯还寄来了平装薄本小儿书，一般8英寸长、11英寸宽，插图色彩艳丽。一本是奎师那小时候的故事，大概有五页；另一本是讲奎师那青年时代的故事。还有一本是罗摩的，再有一本是关于印度象头神伽内喜的。她非常喜欢这些可爱而简单的小书，有那么亮丽的彩图，还是讲神的。

她喜欢看照片，尤其是在她生病的时候，即使病得很重。她感冒时，头一两天，有时难以集中注意力。我通常带来海尔墨斯·瑞特的大影集《人身上帝》，一起看照片，慢慢地一页一页翻。我们可能一天看五页，另一天看15或20页。我们不慌不忙慢慢地翻看，深深地凝视着照片。她喜欢看。

有时我拿过来《美赫主》中我们正读的那卷，慢慢翻看其中的照片，一张不落，反复看。她喜欢看巴巴的照片。在她生病时，这很有帮助，我很欣慰有巴巴帮助，让我知道该做什么。

在她病得更重的时候，她侧身躺在床上，我挨着她坐在床边，或坐椅子上，给她看巴巴的照片，直到她睡着或者闭上眼睛。有时过一会儿，她又睁开眼说：“继续翻。”有时，她会多休息一阵儿。在她生前最后一两年，我们经常这样做，那两年她病情较重。最后一年，她的理解力似乎下降了一些，偶尔我读一个句子或一段话，她会看看我，我就再读一遍。

谷露活着的时候，佳露差不多没和拜说过话，除了说“捷巴巴！”打招呼。谷露走后，佳露意识到她应该照管起来。拜们做清洁，佳露知道需要管理。也许一周一次，她会看拜扫地，说：“你打扫得很好。”她就是这样的管理者。很偶尔她会问：“盘子都洗净了吗？”

后来，她渐渐习惯了谷露不在，与拜们的交流更多起来，有时会问：“一切都好吧？你好吗？”拜感冒时，佳露常说：“吃鲍勃的药。别担心，你会好的。”逐渐地，她与拜们交谈时变得更自在了。不过拜们知道界限，活做完了才会休息。

午饭后午睡的时候，拜会扶着佳露上床，督促她说：“睡觉吧。”然后拜躺在我的床上睡。那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佳露心里清楚，她应对得了。拜睡个把钟头没关系，我也只看到过几次，所以选择忽略此事。

下面的事例可见佳露独特的一面。一般而言，人们在她身边都行止自然，包括村里的拜们，她们为她洗衣扫屋，给她洗澡等等。有些日子，她们会无缘无故地对佳露发泄情绪，脾气暴躁。食物从D旅舍、后来又从“野蛮人厨房”送过来时，拜把饭盛在一个叫做塔利的印度式大盘里。往往，她们盛的是拜能吃完，却不适合佳露消化的量。佳露食量小，一次吃过多很容易撑着。

有时她们把盛好饭的塔利端给佳露时，佳露会叫道：“哦，太多了！”拜会粗暴地回一句：“不多，吃吧！”说完气冲冲走出房间。

佳露会全部吃光。在印度，食物盛在盘子里，尤其是佳露成长的那个年代，每一粒饭，每一颗米都得吃掉，不管你愿不愿意。有时她没胃口，有时生病，吃不进那么多的食物，思量着：“哦，这么多，我怎么吃的完。”但是她吃完了。

每天主事的拜来的时候，佳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伸出双臂拥抱她。她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，但对服侍她多年的这个拜，每天都给她一个拥抱。佳露还给她左右两下的双侧抱，有时是在这个拜刚发过脾气之后，而佳露并不是起因。有几次，气恼的拜会粗暴地对佳露说话，而后气冲冲地走出房间，有时甚至会砰地一声关上房门，走到外面去平息自己的情绪，通常是和在外面等着她的拜聊天。

晚期有一次，一个不太了解佳露的拜，给她讲了村里一件影响挺大的事，然后佳露连续几个小时，一直说：“这个妇女做手术有钱吗？有人给她钱了吗？她妈妈给她钱吗？她做了手术吗？”下午我来的时候，这个拜已经受够了。谁知道佳露的用意是什么？也许在对这个拜做内在工作也未可知。这也许是佳露不安静的一个罕见事例。很显然，她同一件事不停说了几个小时，她的喉咙却不疼，也不疲倦或有任何的不适。她从未患过痴呆或类似的疾病。

在后来那些日子里，还有一个想要特殊关注的拜，有时会给佳露施压，嘲笑并威胁说她要回家，不干了，制造事端，她会说：“你知道你今天没注意我！你觉得我没把工作做好！”尽管佳露什么话也没说过。这个拜表现出傲慢要挟的样子说：“我就回家，因为你不喜欢我的工作。”

事态不会从佳露这里升级，她会平静地坐着，要么一言不发，要么说：“可以，你想走，可以走。你想走吗？你可以走了。”大部分时间佳露都沉默不语，而拜仍喋喋不休。有时佳露回应道：“可以的！”偶尔会说：“不！不！你的工作很好。我喜欢你的工作。”

拜不断给她施压，佳露却始终泰然安处。最后会到这种程度，拜说：“瞧，我这就走。我真的走了，不回来了！”

佳露总以这样的话了结此事：“你要走，我也没问题，因为巴巴会做我的工作。巴巴会帮助我。你不帮我，巴巴会帮助我。”这种情况是在谷露去世几年后才出现的。谷露在的时候，只有谷露和拜交涉。

一次，一个拜对佳露言语态度冲撞，怒冲冲走了出去，佳露深呼一口气，转身对我说：“你知道我给了她这么多的爱，是想让她明白。”有时她说：“我确实在帮助她，她不理解。我只是在帮她。”她还说：“我只是爱她。”那些年这样的话，佳露说过很多次。确实，这个人不理解佳露是在给她爱。我明白佳露的意思是爱、礼貌和温和很重要，她在给拜机会，让她认识到粗鲁骂人是没有必要的。

佳露对巴巴有着完全的爱和专注，我明白她的深意是：“我想在灵性上帮助她。”确实，我想这是佳露在世间的主要角色。她对姐姐所做的一切，也是对她灵性上的帮助。我不知道佳露和我之间所发生的，有什么不是她以微妙的方式旨在灵性上给予帮助的。她从不说什么，从不试图教导我什么。我们不谈巴巴想要一个人这样那样做，她通过自身言行对我发生影响。佳露把对这个拜的想法说出来很关键，因为这让我认识上更为明晰，她在对这个妇女灵性上进行帮助，使她明白那种行为不必要。那天，佳露仍像往常那样，热情拥抱了她。

由此我更清楚地意识到，佳露也在对我做同样的事；继而意识到她对自己的姐姐也始终如是。佳露平生一个重要的职分就是，每当谷露注意力分散的时候，将它重新导回巴巴；在谷露需要的时候，给她指明方向。有时谷露会变得激动和恼怒，而佳露则始终自觉地专注巴巴。而以微妙隐晦的方式给予帮助和表达爱，对佳露来说简单而自然——这一认识让我豁然明朗。

佳露和谷露因父亲凯克巴德对巴巴的服务，均为巴巴信托的受益人。通常每月的第一周，银行来人，带一张支票，须她俩在支票上亲笔签名。印度的习俗是，女性取父名作为中间名，比如佳露·凯克巴德·达斯托和谷露·凯克巴德·达斯托。她们各自在支票上签名，银行职员兑现后，把钱交给建谷·马斯特——巴巴让建谷负责她们所有的外部需求。会面过程简单，银行职员跟她们打招呼说：“捷巴巴！”她们也回应捷巴巴！他把支票放在公文包上，有时放在随身携带的文件夹上，然后她们每人签名。一张支票上两个签名。我仍清楚记得，谷露去世后，佳露独自在支票上签名，同时望望谷露的床，脸上的表情流露出她有多想念姐姐，而她已不在，不能和她共同签名。



一次，我在佳露身边静静坐着，突然意识到她是多么的沉静。她很少说话，除非有人跟她说，这种时候，也让我再次意识到，自己无需多言。我立刻感到内心安静下来，常常半天时间下来，都静默不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因避免不必要的谈话，我感到内在发生了深刻转变。不但她的言辞，她的身体也始终放松沉静；她的手臂、手指，她的腿和脚趾从不无故随意活动。每次在她身边连坐几个小时，有她的相伴，使我的急躁性情大减。这是她的另一个方式，仅仅通过身教而非言传，逐渐使我的内在发生转变。

除了巴巴的美姘，我没见过有谁，所言皆巴巴、所示皆巴巴，而佳露即如是。当她投入到个人喜欢的事情上，比如看电影时，自然她看电影就全神贯注地看。我想她不是边看电影，边持巴巴的名。她似乎和我们一样爱看，专心地看。同样，当托伊斯和我跟她玩捉迷藏游戏时，她也显得完全在当下，像巴巴享受幽默一样，也乐在其中。她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享受着当下之趣。她和我们一起玩，一起看，同乐同趣。

我不记得她有为什么原因注意过时间的情况，只有过一次，她想一晚连看两部电影，而时间已过九点了。她没提巴巴的命令，也没提时间，只是看着我说：“我们可以再看一部。”

我说：“看看钟点，佳露，九点多了。你不觉得我们该睡觉了吗？”

她面带顽皮的微笑说：“我们可以再看一部。”好像很好玩的一件事。是的，我们可以的啊。就是这样！这是我们仅有唯有的一次“淘气”，是我们简朴夜晚的一次欢乐的点缀。而对于我，能看无数的电影，能得到这个机会，又是何其美好有幸。

## 佳露和谷露（4）

佳露晚年，朵丽·达斯托经常鼓励她做运动。朵丽说：“好，现在让我们从你的胳膊开始。举起手臂。”佳露基本没反应。朵丽说：“就像这样，像这样举起胳膊。”她抬起佳露的胳膊，然后说：“再把它们放下来。”不一会儿，佳露开始合作。朵丽从一数到十，鼓励佳露跟她一起做。有时事后或者第二天，佳露问我：“她为啥要我做那个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她认为这样对你有帮助，她觉得你需要吧。”从佳露的表情可以看出，她对锻炼没有热情。

一个也许是第一次见佳露的澳大利亚拜访者，看到了她们的日常锻炼，后来在三摩地对我说：“你不觉得佳露好像并不真的想锻炼？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来。”

“你眼力不错。”我回答，“是的，我知道。佳露很仁慈，她已经这样锻炼好几年了。”

他继续说：“她似乎并不清楚为什么要锻炼，她身处另一个世界。”

我说：“我想你是对的！她有一部分似乎是超然的，只是任由自己的身体让朵丽摆弄。”这充分体现了佳露的仁慈。她那么宽容和善，仁慈无量。

开始时她对我说：“我必须这样做吗？每天都得这样吗？”不过有一次佳露告诉我：“我觉得朵丽的锻炼有助于我更好地抬举胳膊。”

我记得有一次佳露说：“你知道，朵丽认为我会发胖。我胖了吗？”

“不胖，佳露，你不胖。”我说，“要说胖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那时你体型偏胖。但是现在你已经瘦了。”我看得出她听了很高兴。

她不止一次向我问起她的体重，因为一些来访者说：“哦，你今天看起来瘦点了！”

她会把这当成一个问题，过后会问我：“那个人说我瘦了，我瘦了吗？瘦了是好还是不好？”

“无所谓好不好，巴巴在乎的是你的心，”我说，“这是他所关心的，所以不要想是胖了还是瘦了。你很好，你就是巴巴希望的样子。”我得诚实，同时言辞委婉，她知道这一点。她明白。

朵丽去旅行的时候，就安排希拉·克里恩斯基过来，带领她锻炼。希拉这期间一直随朵丽前来。

谷露去世后，有几个月佳露看上去很憔悴，眼睛下方有黑眼圈，脸看起来有点浮肿。接着她的面容变了，真的变了。黑眼圈和松垮的皮肤不见了——她的脸容光焕发。来访者增多，许多人评论佳露的童真、纯洁，尤其是她的眼睛。对我而言，它们也同样非凡，那么明亮，又那么宁静。每当她正视我的眼睛，就好像深深看到我里面。当她想告诉我一些严肃或重要的事情时，就先盯住我的眼，再开口；目不旁视，直到把话讲完。这往往是一种紧张的体验，这种时候我也感到欢喜，因为我知道她想特意对我说些重要的话。

后来那几年，来拜访佳露的人很多，和她交谈后，人们觉得她的英语算是差不多中等水平。她所拥有的英语技能，不会向每个人敞开。有时，尤其是当被引荐给一个她不愿回应的人时，她会说：“我不懂英语。”说完垂下头。

\*\*\*\*\*

一天，我和艾瑞克·纳德尔一同步行上山，艾瑞克是第一个西方守夜人，晚间阿提后例行巡山有几十年。那些年间，他与佳露和谷露相处较多，跟她俩很熟。除我之外，他陪伴她们的时间算是最多的。他还是穆罕默德玛司特的主要照管人，照顾他长达 27 年，艾瑞克对于灵性上超常的行为表现，有很好的体会。

我对他说：“这几个月，我每晚都在佳露和谷露的房间陪她们过夜，我不知道你清楚这事。这段时间，我对佳露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她太不一般了！我对她有个结论，一段时间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，我想知道你的想法。”

他问：“哦，什么事？”

“佳露那么独特，完全不是一个普通的灵魂，所以我的结论是，佳露要么是个玛司特，要么是在某个层面上。”我说，“在我看来，两者必居其一。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巴巴身上。你能说说你的意见吗？”

“我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，”艾瑞克表示同意，“不错，她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！”

谷露去世大约一个月后，艾瑞克给了我一个美好的赞评。当时在三摩地附近，他走近对我说：“你做得非常棒！”他大概觉得，长时间坚持每晚都住在那里不总是容易的。

谷露去世后，我不想离开佳露。能有机会跟她在一起，我感激不尽。或者不巧她生病了，我想在她身边陪她。在接下来的六七年里，我一晚都没离开过美拉巴德。对这样的机会，我一直深怀感激。我知道在这期间，我内在发生的变化有多大。

佳露在美拉巴德生活有68年，她对门窗外的世界，任何方面都无明显的兴趣。确实没有！她对外面的世界也毫无好奇心。谷露不断对她讲世俗的事，但从她的反应可以看出，佳露对谷露所谈所讲，无论什么都不感兴趣。佳露停止达善后，谷露仍去三摩地达善，跟每个人聊天，而后向佳露汇报所谈内容，甚至事情已过去一周的时间。谷露需要有新闻趣事，持续关注这个世界。

佳露不需要任何东西，什么都不需要，完全无所求！她甚至不需要水之类的必需品。她从不要水，也不要食物，似乎与身体无关联。例如，她不知道洗澡。令我惊讶的是，她除了静静坐着或读巴巴的书外，显然什么都不做。有时谷露讲个从村里的拜（仆人）听来的好故事，佳露随意听着。几乎从不说话的佳露，这种时候也只简单说两句。

谷露去世后，佳露几十年如一日坐床边看书，或只是安静满足地坐在那里的日子结束了。人们开始来访，多数是通过邀请，但也不全是。有些人来是因为知道她姐姐去世了，觉得现在是向她致意的适当时机。其他人只是看到有人走进她的院子，也跟着进来。有些人只是走到门口问：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这样，来探望她的人多起来，主要在早上7点半到8点一刻之间。

一开始她很安静，只是双手合十跟大家打招呼，说：“捷巴巴！”渐渐地，对陌生人到她房间，感觉自在许多的佳露，开始问一些问题，比如：“你从哪里来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你从哪里来？”问得较多。她常说：“很高兴你能来巴巴这里。”

她总说：“来巴巴这里。”当然，有时她也会异常和蔼地询问：“捷巴巴！你好吗？你有家庭吗？这是你的家人吗？”指着同行的其他人问。

后期许多来访者都好奇地问：“她怎么能住在没有空调或风扇的房间里呢？没有电视她怎么生活呢？还没电话！她怎么会连电话都没有呢？”一般人不会理解她所过的不寻常生活，不需要接触世界——没有报纸、没有广播、没有书籍，除了纳纳·科尔从图书馆借给她的巴巴的书和我给她读的书；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机，没有电话、没有电脑。她不需要任何世俗的联系。

在后来的年间，有几个帕西女子探访佳露后，在三摩地附近或其他地方遇到我，对我说：“她太单纯了！那位女士好单纯、好纯洁！我只感受到纯洁。她就像一个孩子。”有时，人们也使用其他类似语义的词。许多人以为她很孤独，其实她一点也不孤独。她非常快乐，满足于有巴巴。这些都是佳露的特质，我很清楚，很欣慰别人也能感受到她的可贵品质。有时一个人能从她的眼神或者微笑中看到这些品质。她非常自然，像个总是微笑的孩子。难以描述！

瑜伽士、弃世者、上师等等，隐居于洞穴山林这些地方。在我看来，佳露的一生是不同的。佳露 15 岁时来到这里，一直待到 83 岁半！她只离开过一次美拉巴德山。那次她一直说膝盖疼，安医生雇了车，带她去医院做检查，医生也没查出什么——自然查不出！瑜伽士花费多年——10 年、20 年、30 年——她有多少年？她在半隐居的环境中生活了 68 年。自然这不是十分严格的隐居生活，但直到佳露去世，佳露的生活基本上是很隐僻的，她甚至和佳露说话都不多。她们偶尔也会经历主要由佳露引发的不快。在那些年中，佳露只和她姐姐接触密切，几乎没别人。

我把与这些不凡女子共同生活的经历记录保留下来，主要是为了分享在她们身边、与她们亲近是怎样的，尤其想表达对允许我参与她们奇妙生活的感激之情。在美拉巴德生活之初，她们和父母共同生活。最后的 36 年，她们没有母亲、父亲或姐姐，只有极少的来访者。佳露虽然和佳露一样过着隐居生活，但她渴望与外界接触。她想知道窗外每一分钟都在进行什么，周围人的生活中在发生什么。佳露则完全安处，始终平和。她从不从谁那里得到什么，总是专注巴巴。这是我对她的体会。

有一天，在和佳露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我突然醒悟到，我从没注意到她有过头任何自我的表现，我开始注意观察她有无自我投射；她没有那种迹象，我从未见她有过一丝自我的痕迹。因此对我来说，佳露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。她与有操控欲、物欲的强势者相反。就连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有时也欲求一些东西。他们有疑问，他们想来看望我们，或者要我们去看他们等等。根据我对佳露的体验，她从不欲求任何东西——多独特的灵魂！

在她相对年轻的时候，佳露确实每天有一些轻微的身体活动。她会走到外面的厨房和浴室，那时卫生间也在外面。早年，她还每天和姐姐一起到三摩地达善，偶尔一起散步。几年后，她不再去三摩地，而佳露几乎没间断过，直到去世。佳露也不在她们院子里走动，她哪儿都不去，在房间里也不大活跃。几十年来，她盘腿坐在床

头，或坐椅子上看书，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；偶尔跟她姐姐或我交流一下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她的手指、手、胳膊和腿始终灵活无碍，能行能走，且无疼痛的迹象。

想象一下吧！她从早到晚整天坐在椅子上，洗澡时起来一下，坐便桶时起来几次，便桶就在她的床和椅子边。这些年来，经过这么多年，她从未得过褥疮，她大腿后部和臀部的皮肤从未发生任何变化。她对自己保持一个坐姿从不厌倦。后来那几年，她偶尔会把一条腿抬起半盘腿坐着。在一间斗室一坐几十年，又无所欲求，多么惊人！她在这方面超然不凡。

而且，与西方的锻炼观念完全相反，佳露非常柔软。她的身体是如何做到保持灵活又无疼痛的呢？像她那样年纪的妇女，住在那样狭小的房间里，不用锻炼活动身体，能保持这么多年体力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但是她做到了。她没采用过任何健康疗法，即使是小型的，以避免因血液循环不畅引起的并发症。她的脚长期血液循环不好，为什么不发紫？若是一个普通人，无疑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多年来，除了洗澡，她从未走出过房间，距离她的椅子不过十来步远。

我记得在 70 年代末，佳露来三摩地达善时，斜侧身过门槛。我跟安医生提过几次，有可能她的髋关节僵硬。很明显，佳露没有感到不适，她一次都没提过髋部疼痛。她没有像平时不爱运动的人身体出现退化，也没因血液循环不佳出现皮肤苍白。我总觉得这些事情很令人惊奇，也很能说明她的独特之处。

我喜欢和谷露在一起，因为她让人愉快，有冒险精神。她总是忙着想事做事。事实上，谷露去世后，佳露曾多次打趣我：“你爱谷露胜过爱我。”

“佳露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”我说，“你知道我更爱你。”

她继续说：“不对！她有趣，给你讲故事。你帮她做针线活和别的事，我知道你爱谷露。”

“确实，我爱谷露，但她不像你与巴巴那么近。”我说，“我更爱你，因为我感觉你与巴巴更近。我一直爱你，因为你平和安静，总是专注巴巴。”

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那样说。她不是在试图得到我的赞扬或爱，我想或许她是想要我辨别不同类型的爱。我对谷露的爱是不同的，她就像一个电影院，而一个人不想全部时间都在电影院度过，一个人是不会和电影院结婚的！该娱乐时自当娱乐。我始终喜欢和佳露在一起。托伊斯还在的时候，我们每天早上都去看望她们，我总想和佳露坐一起。佳露知道托伊斯和我有点争她旁边的位子。托伊斯找借口说他只待一会儿，我便与谷露坐对面床上，或者后来单独坐，托伊斯跟佳露一块儿坐。

让我们一窥这两个女子是如何看待自己的！有一次，在谷露和佳露的房间里，有个来客数落和责骂了她俩。我刚好走到门口，听到了一点。我进去，那个人起身走了。谷露和佳露一言不发，她们都惊呆了。我问：“佳露，你想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最后谷露说：“她为什么那样说话？她为什么说那种话？”随后又说：“难道她不知道我们只是孩子吗？”她没说“我们像孩子”，而说“我们只是孩子”。我记得她把手放在胸前。

这使我大开眼界。我像往常那样看佳露求证，佳露脸上的表情表明同意谷露说的话。她们感到震惊的是，有人骂她们，不知道她们是谁，不知道她们像孩子，确切地说，她们就是孩子。就像小孩子第一次挨打，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打他。被人骂是会震惊和难以置信的。我想这是她们有生第一次遭受辱骂。

看到她们内心对自己的评价，是我的一次唤醒经历。就好像她们与这个世界接触太少，所以某种程度上她们从没真正长大，她们承认这一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美好的一课。我被深深地打动了，忘不了她们说的话。

大概在谷露去世后，迈克尔·麦克唐纳开始差不多每天来拜访佳露。后来萨拉·莎也常来为佳露作检查，有时带过来协同安医生治疗的顺势疗法药。每当佳露生病，安医生就在晚间阿提结束后8点左右、三摩地关闭时，来为佳露检查身体。她一丝不苟按所有相关程序进行医检，收集佳露的病情信息。

安医生临走道晚安时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她宣布：“好吧，我要走了。”这时在三摩地时常献歌的安医生，会退后几步，合着《晚安艾琳》的曲调对佳露唱道：“晚安，佳露；晚安，佳露，在梦里见巴巴！”特别迷人！每次来，安都会唱这首歌，佳露被深深打动了，笑意满面——令人欢欣赞叹的一幕。改编那首歌向佳露甜蜜道晚安，是多么亲密融洽和个人的举动。佳露非常喜欢。

我知道佳露出生于1928年，因为她比谷露小两岁。有一次我们读到一篇文章，提到1929年这个日期，我说：“佳露，那不是你出生的那一年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1928年出生。”她说。

后来，我们在阅读中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日期，我测试了她。我记得她以前说过的话，但我再次问她：“我想那是你出生的那一年。”

“不是，我出生在1928年。”她再次说。因此两次她都明确地告诉我是1928年，我相信她的话。

玛妮曾评论说：“我们不知道这两位女子是谁，巴巴把她们安置在离他的三摩地仅40英尺远处，她们过着如此简朴的生活，因而我们相信她们是特别的灵魂。”

\*\*\*\*\*

佳露2012年3月1日去世前一晚，我没在她的房间里过夜。显然她在午夜时分用了便桶，额外排了便，可能还有些呕吐，随后又上床睡觉。早上6点左右，她再次使

用便桶排便并呕吐，虚弱得起不了身。当晚当班的拜跑到窗前叫守夜人。拉梅什·姜格尔进来，帮忙把她扶到床上。当时已经接近早上6点了。

我像往常一样在8点前一点进来，安医生正在给躺在床上的佳露做检查，佳露显得虚弱疲惫。安查了她的生命体征，为她做了检查，还跑出去给几个人打了电话。她让我给佳露一些水，我用小汤勺往她嘴里喂了点水，但她并不想喝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9点30分左右，佳露还是不想吃东西或坐起来，很明显，她感到非常虚弱，想要安静。

大约在9点到10点之间，安医生叫护士达拉过来帮忙。

10点30分左右，安医生说：“我想你应该回家，1点钟过来。”拉克希米修女，一位非常忠爱巴巴、与安医生一起工作的护士，已经被叫来，也在那里。“拉克希米修女需要在1点左右离开，我想让你在那时过来。现在走吧，1点回来。”

我回了我的房间，不记得都做了什么——也许是吃早餐——然后回去。我到之前，接近1点的时候，拉克希米修女在着急地给安医生打电话。我想可能是佳露吐了点血。安医生说：“我就来。”我迟到了，按她的表大概1点过10分，她的表永远和别人的对不上！

佳露的呼吸和我先前离开时大不一样了，呼吸更重了。她神志清楚，头脑十分清醒。我问候她，告诉她我在那里。过了十或十五分钟，安医生到了。当时大概是1点40分左右。

安医生立即开始检查佳露的病情，同时我握着佳露的手，佳露念巴巴的名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起先我坐着握着她的手，然后站起来，给安医生让位。我记得自己静静站着，念着巴巴的名，安医生仍在检查，也许是用听诊器检查佳露的背部。佳露侧身躺着，她总是侧身躺卧。

我记得安刚做完检查正要站起来，我说：“安，还记得多年前吗，因为佳露在任何时候都不想去医院，史瑞德哈承诺过我们不会送她去医院。”安完全站起来，走到我站的地方，搂着我说：“我觉得我们没更多可做的了。”我在佳露身边坐下，握着她的手。安医生在我的床那边，她的医药包和器械在那里。我和佳露一起念巴巴的名。我不记得确切时间，大约是下午2点10分左右。

去世前一刻，佳露眼睛睁得很大，呼吸有了轻微变化，我感觉她好像看到了巴巴——唯有巴巴知道。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全神贯注！安走过来，因为当佳露睁眼时，她的呼吸略有变化。之后她闭上了眼。安医生说：“让我们念祷文吧。”我们一起念了《大师祷文》。

安医生让我和佳露多待待，我坐在佳露的床上，握着她的手。我亲吻了她的脸颊。过了一会儿，安医生走到我坐的地方说：“我们为她清洗一下，给她擦身。”她着手帮我开始。我记得我给佳露擦洗时，一个女子进来帮忙。好像是拉克希米修女或拉克希米拜，她一直等在外面，进来帮我给佳露擦身。

安医生让我为佳露挑选衣服。我说：“我知道她喜欢什么衣服！”我拿出衣服，按照她们说的为她穿衣做准备，自然在这个过程中，让她平躺着。

人们已经等在外面。显然安医生在某个时候给他们打了电话，也许在我坐在佳露身边最后 15 或 20 分钟的时候。印度医生伊诺走进来，安医生联系他过来签官方证明。我想史瑞德哈也在场。很快海瑟也进来了，她是第一批进来的人。不久珍妮特也来了。海瑟向佳露致意，她说：“嘉娜克，她看起来很年轻！看那个微笑。她多大年龄了？瞧她看起来多年轻。”我告知佳露的年龄，海瑟又说了一两句话。

我坐在佳露对面谷露的床上，看人们进进出出。佳尔·达斯托在某个时候进来，告诉安下午 5 点我们送佳露去三摩地，接着下山去下美拉巴德火化。我静静坐着持巴巴的名。我想着佳露，努力面对她这么突然去巴巴那里的现实。自然这对我来说尤其震惊，因为那些日子她一直对我说：“我很快就要走了！”但她没有走。而当天她什么都没对我说。

珍妮特带来一些花，我们摆在她的周围，放在她胸前。时间慢慢过去，但不知何因，计划有些改变。钟表就在那里，但我没看。我记得我们 4 点半左右把佳露送走的。六个或八个男子用床单像抬担架一样，将她抬到三摩地。我们在佳露身下铺了额外的床单，方便抬举。这时救护车已经来了，有专用担架，他们把她放在上面，抬进巴巴的三摩地。

将佳露放好，所有人都到外面，我们一起做了阿提；接着佳露被抬进救护车。我跟她一起进去，坐在对面正对她的脸。芭芭拉和约翰·康纳坐我旁边。我的注意力在佳露身上。过了一会，芭芭拉开口说道：“瞧她的脸，完全不一样了。她明明在笑啊。她的脸看上去都没皱纹什么的了，她看起来好年轻！”

我试着撇开个人情感，仔细看，确实不同了。我看到她真的露出了笑容，比在她房间时笑意灿烂。我们送她去三摩地时，我注意到她的表情有些变化，但不像现在这么光彩照人。这对我来说很明显。佳露脸上的肤质在变，就好像有个灯泡在里面发光，看上去超尘脱俗，非常美。

在火葬场，佳露躺在平台的柴堆上。悼念者近前，在她身上放花朵，或用他们想用的任何方式告别。安医生告别时，看到佳露脸上的变化，从平台上下来后，跟别人说这事。有人后来向我说起安医生当时说的话：“佳露笑得那么灿烂！这是在她去世后出现的。”

我回答说：“是的，我也看到了。她确实在笑，看上去里面充满了光。”

**巴巴，巴巴，捷巴巴！**

<全文完>